

步。

七 農林漁牧礦業的前進有限工業的前途無窮

雖說有了工業，農林漁牧礦業就可進步，但亦畢竟「有限」。因為這五種實業都受自然的影響太大，不是利用自然，就是掠奪自然，所以工業對於它們的援助不能「盡如人意」。農業改良的結果，即使羅廠大如人，畢竟還是蘿菔。即使米粒大如珠，畢竟不是珍珠。雖然科學的園藝家可用人工方法變更菊花的品種，但菊花還是菊花。林業即使進步，「樹木還得十年」，無法速成爲一年半載。漁業即使進步，在重慶仍舊捉不到黃魚。牧業改良的結果，縱有千里良駒，總不能使之騰空入海。礦業即使進步，總無法點石成金。但是工業就不然。木可製紙，絲可人造。紙張雖然是用木漿製成，但木與紙畢竟是兩種東西。目前的人造絲，也許不及天然絲，工業進步到這田地，也就可觀。過去傳聞義大利已經有人發明可以蛆蟲製造汽油，並可以其渣滓製造布匹。這一傳聞，近於奇談。目前我們或可信其必無，至於今後，那就難說。因爲百年以前，誰能相信有機可飛？且飛而能投彈？更誰相信十里以外可以攝影？歐亞兩洲可以通話？所以我說農林漁牧礦業的前途有限，工業的前途無窮。

八 工業發達國際貿易始能取得有利的地位

現在再說到工業與商業。個人的愚見，不論工業與商業，都是歷史的產物。所不同者，工業將隨歷史的進展而發揚光大。商業必隨歷史的進展而式微消滅。這種根本問題，如果不談，那末商業與工業，實在很少有比較的餘地。勉強說來，商業的任務，祇在便利工業的生產。那就是原料品的購買與製造品的出賣。不過講到原料品與製造品，我們又可聯想到供給原料品的農林漁牧礦業。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與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通商，前者祇有一面供給後者以原料品，同時並爲後者推銷製造品。例如我們中國，一向是以生絲換洋綫

（農），以桐油換油漆（林），以羊毛換呢噠（牧），以鐵砂換鋼鐵（礦）。至於漁業，可憐到沒有很多東西可以輸出。可是輸入的漁業製造品如肝油之類，倒是不少。要而言之，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海禁大開，就在這種不等價的對外貿易之下，逐漸使農村破產，民生凋敝。所以中國是各工業國家的次殖民地。更所以一個現代國家，要在貿易上取得有利的地位，勢非發展工業不爲功。

九 工業發達財政金融始能運用自如

現在講到金融與財政。金融是經濟的動脈。財政是國家的命脈。金融的流轉貴乎迅速而確實。這就合了工業的口胃。因爲農業資金的流轉，確實而欠迅速。商業資金的流轉，迅速而欠確實。祇有工業資金的流轉，則迅速與確實，兩者俱備。此所以一個國家的金融，太偏於農業，病在過於固定。太偏於商業，病在過於流動。都不是好現象。祇有工業金融發達，才算真正，才得其中。而其實呢？現代的金融組織，根本就是工業社會的產物。至於財政，古人「量入爲出」，今人「量出爲入」。前者因在農業社會，收入不一定，支出無把握，政治就偏於消極。後者因在工業社會，收入有把握，支出可一定，政治就偏於積極。講到收入，來源有二：一爲租稅，一爲公債。租稅的原則，必求確實、公平、便利、省費。凡此四者，都是工業勝過農業與商業。如果租稅的來源，農業多於工業，這表示國民經濟的落後。商業多於工業，這表示國民經濟的浮動。至於公債的募集，也有兩個起碼的條件：迅速、正確。不迅速則緩不濟急；欠正確則難以將事。夠得上這兩條件的，則非工業莫屬。總而言之，工業可使國民經濟集中，集中是迅速與正確的前提。至於有人以爲工業社會太集中，經不起敵人的當頭一棒，不如農業社會分散而能持久；前者猶如高等動物的人類，後者猶如下等動物的蚯蚓。人類可以一擊而死，蚯蚓不因分身而亡。試問我們願意做人？還是願意做蚯蚓？

一〇 沒有工業不能統一國家

前面說起，如果沒有工業，無法可以立國。這是就對外關係而言。至於對內關係而論，如果沒有工業，無法可以統一。此所以在實業革命以前，世界各國都行封建制度；實業革命以後，民主政治，取而代之。近代的中央集權制，完全是機械工業的產物。因為一個中央政府要統一全國，必須有統一全國的工具。這工具，就是比較發達的工業。假定在一普通的農林漁牧礦業國家，中央能夠掌握到工業，就可利用工業的力量，而使之一統。假定在一普通的工業國家，中央能夠掌握到重工業，就可利用重工業的力量，而使之一統。這理由很簡單。第一因為工業可以支配農林漁牧礦諸生產事業，使全國經濟形成一體。第二因為工業可以發展郵電水陸空諸交通事業，使全國土地打成一片。第三因為工業就是武力。一個兵工廠在握，就可武裝人民。一個飛機廠在握，就不怕武裝的人民。為什麼現代的平民不能再能揭竿起事？為什麼配備精良的軍隊敵不過飛機的轟炸？又為什麼幾條路線可以統治全面？更為什麼幾個據點可以控制線與面？這些原因，都值得我們長思。總而言之，一個國家的真正統一，非有工業不可，上述幾點理由，還僅為其「榮華大者」而已。

一一 工業可以克服自然養成人類的自信

諸如前述，農林漁牧礦業不是利用自然，就是掠奪自然。所以生活在這社會（主要是廣義的農業社會，因為採礦多用機械，故礦近於工）的人類，常受自然的影響，並聽自然的支配。中國人重命運，信風水，都是農業社會的反映。甚至於中醫中藥，也是如此。因在這一社會，天既有不測風雲，人就有旦夕禍福。舉一簡單的例子。天公下了幾天雨，農民辛苦經營的作物就被漂掉，祖宗艱難締造的蘆舍就可蕩然。人類既然沒有方法防範天公下雨，那祇有一盡人事聽天命，「甚而至於「怨天尤人」。但在工業社會，情形就不相同。人類不但可以利用天文，儀器，預測風雨。且可利用工業技術，築堤防水。更可進而利用水流，發動電力。因此，人類就有了自信。相信科

學可以「克服自然」。工業可以「巧奪天工」。至於中醫中藥，也可附帶一言。在受自然支配的社會，論醫理當然不出於五行。論藥物，當然大多是本草。一定到了工業社會，我們才有解剖學。我們才有注射劑。西醫是工業的代表，中醫是農業的代表。這是一個顯著的對照。所以前者重在克服自然，後者重在適應自然。病人發熱，中醫每命病人以紗裹頭，西醫每囑病人以冰覆額，不知道是否就是這一道理？

一二 工業是科學之母並可改造社會風氣

末了，再講到社會風氣與科學。過去中國人對於數字向不注意，馬馬虎虎，祇求「大約」，「差不多」。重人情輕法律。一盤散沙，漫無組織。行動緩慢，思想保守。同鄉同宗的觀念重於國家民族。現在大家看到這些缺點。主張訓練。主張組織。要人民守秩序，尚紀律。要人民為民族盡孝，為國家盡忠。要人民養成迅速正確的精神，要人民養成積極的朝氣。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絕大的進步。而這一進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由農業社會走進工業社會。中國人過去這些缺點，都是生活在農業社會的反映。我們要中國人除去這些缺點，一的辦法，是使中國工業化。舉個簡單的例子。農業生產用不到計算幾時幾刻，且亦不能計算幾時幾刻。所以生長在這社會的人，走路就用不到迅速，赴約也用不到正確。可是工業生產就不同。機械的轉動，不會差一分一秒。「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算錯了一點點就出大亂子。」所以生活在這一社會的人，自然而然就養成了迅速的習慣，養成了正確的精神。總而言之，我們要改進中國的社會風氣，非由建設工業着手不可。這些話說來很長，真可寫本書。現在就此「帶住」。此處還想附帶一語的，就是學術。我們在大學裏讀書，在大學裏教書。並在大學裏做各種研究工作。我們的工具，何一而非工業的產物？沒有工業，慢說物理化學無法實驗，就是圖書，都無法產生。在此意義上，工業正是科學之母。

我們需要科學底宣傳呢，還是科學底普及呢？

汪敬熙

我們在科學的研究上固然是落後，而一般人的科學知識更是趕不上歐美的先進國家。大學畢業從事商業的人可以說，同一公司出品而且同一式樣的卡車，四個汽缸的反而比八個汽缸的力量大，因為「四個汽缸的力量集中些」！中學畢業生到無線電臺去，不認得無線電收發機，卻東張西望的找臺在那兒。大學和中學畢業生已是如此，小學畢業生和未曾入過小學的人之科學知識更是近於零了。

為補救一般人的科學知識之落後，有些人主張應當加緊科學底宣傳。他們以為，加緊科學底宣傳一方面可以增加一般人對於科學的興趣，一方面可以提高一般人的科學程度。他們以蘇聯、美、英為例。蘇聯人民的科學知識原來是很低；政府努力宣傳科學不但提高了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而且引起了人民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美國一向是利用電影，廣播，報紙和雜誌宣傳科學的。英國在這次全球大戰之中遂新出了兩種宣傳科學的月刊：「每月科學新聞」(Monthly Scientific Notices) 和「努力」(Effort)。我國自當借宣傳之力，以增加一般人的科學知識。

這一說講起來頗似有理。但一仔細考察，便可看出他是很有些毛病。

在宣傳科學上我國似未曾多利用電影，也只略微利用廣播。但報紙和雜誌卻曾做過很多的宣傳工作。科學的重要成了我們的信條之一。報紙總是重視科學新聞。就以現在最受讀者歡迎的大公報來說，凡是科學新聞——學會的開會，科學工作人員的消息，科學的發現或發明——都是登載在顯著的地位，並且加上邊線，以引起讀者注意。其他國內各地的大報紙也從不忽略科學新聞。雜誌也都歡迎科學的文

章。甚至於專為有閑暇的人們而設的讀物——西風——每期都有不少關於科學的文字。科學盡報成了中學生和許多技工所愛讀的期刊。

這些宣傳——尤其是報紙上的宣傳——很有些應改良的地方。數年前，各大報上，曾經用大字登載某君解決一個二千年來幾何學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以圓規和尺子來三等分一個角。其實，數學家早已知道，只用圓規和尺子是不能三等分一個角的。某君如真能做到此事，不但在幾何學上是個驚人的成績，而且在數學的其他部份也引起重大的改革。這種宣傳在外國人眼裏只是我國一般科學知識低落的一個明證。有一次，某大學的一位化學教授說他自己由某種植物油內提出汽油。各報也頗為他宣傳。其實，這位教授已久不做化學工作，而他的興趣在乎填曲寫傳奇。並且他所在的學校也沒有做化學研究之最低的試備。至於沙襲外國已有的成法製成物品而冒稱自己發明，在報紙上宣傳的人更是常見。

以上是隨便舉出的三種例子。第一種例子只是報紙的誤傳。其餘二種就是人們利用報紙的主筆不曉得實情，而去借報紙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根本上，這三種例子只指出一件事，就是報紙的主筆不知道科學的實情。換句話說，報紙的主筆缺乏科學常識。在今日科學發達迅速的情形之下，沒有人可以說能知道各門學術發達的實在情形。就是能有各門學術的普通常識已經是很難了。美國的報紙大王 Scripps 因為想求科學新聞的確實，遺留了一筆款，去辦科學通訊 (Science Service)。還是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才能有正確而迅速的科學新聞。美國一般的科學常識的水準比我們的高得多，尚須這樣努力。我們的一般的科學常識的水準低得真是可憐。在民國二十六年，一個創

辦多年的普通科學雜誌還曾經登過一篇文章，證明電學中百年來所公認的南風電機工程師所常用的一條定律——歐姆定律——是錯的！南方某大學農學院內一位化學教授曾用 *Johnson* 一定有機化合物內氮量的方法，去求醬油內所含的氮量。他由一種醬油取了四個試料去分析。四個分析的結果，全不相同。他不去考察實驗是否有誤，便說 *Johnson* 的方法完全不可靠。並且寫成論文發表在那農學院所刊行的學報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報紙的宣傳只能給讀者一些不可靠的知識；並且使一些自私的人們得機會藉報紙的宣傳增高自己的名譽和收入。更可憐的是普通讀者毫無方法去定報紙的科學消息究竟是不是可靠。

說到這裏，我們可想到宣傳和科學是根本不相容的。科學的目的是在認識事實和發現事實間的關係。科學的判斷完全以觀察或實驗所得的事實為根據，尤其是注重實驗所得的事實。宣傳呢？宣傳的目的完全在使被宣傳的人相信宣傳人的話。至於宣傳人的話是否有事實的根據，便不是宣傳之所問的。宣傳所注重的完全在宣傳的技術。宣傳技術的根本原則學為美國以前的騙人聖手，馬戲名家 *Barnum*，和現在掀起全球大戰的魁首，流氓政治家，希特勒所發現了。*Barnum* 總設法使自己的名字常見於報紙。他不管報紙是恭維，或是謾罵。他以為報上時時有他的名字，使一般人知道他，總是對他有利的。據希特勒的意見，無論什麼謊話，只要一個人以深信的態度，宏大的聲音，時常反覆的說，總有許多人相信。總而言之，無論是一個名字，或是一個理論，只要不間斷的反覆的宣傳，總可得到許多的信徒。這種技術只是使人盲從，而不是增加人的知識。這種技術對於自私的人們是怎樣的有用！我國許多的「科學名家」不曾做過多少工作，而所做的的工作本不高明；然而借着宣傳之力成了國內科學的權威。所以學科學的人總覺得科學知識用不着宣傳；宣傳技術用在科學上只是減損了科學的價值。一個學科學的人若是用宣傳技術去宣佈他工作的結果，就因這種行為而立刻不是科學家了。

我們所須要的不是科學底宣傳，而是科學底普及。蘇聯利用電影，廣播，講演，廉價的通俗科學書籍，是求普及科學知識，而不是宣傳科學。美國的「科學通訊」是求科學的普及。英國以前的「發現」(*Discovery*)雜誌，現在的「每月科學新聞」和「努力」月刊都是為求科學的普及而辦的。我國如果想提高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也是須從普及科學知識入手。

抗戰期內，日寇包圍我國，外國製造品不能輸入，許多工業因而發達。並且抗戰勝利之後，我國也必走上發達工業之路。工業日見發達，機械的使用日見增加，一般科學知識的水準自然隨而高昇。但這是一個很慢的過程。技工使用機器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們雖是日日使用一種機器，但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這機器所根據的學理。我們必須有意的普及科學知識，不能任其自然的。有意的普及科學知識方能快快的提高一般的科學程度。

我們談談普及科學知識的各種方法。電影，廣播和通俗科學講演當然是可用來使一般人得到正確的科學知識。電影現時似乎不必自製，可以利用外國的。如果有時我們自己有了新的發現，當然不妨自製電影，攝取得到這發現的步驟。廣播就須請我們現在所有各種科學的專家擔任。至於通俗講演，似乎可利用大學和高中的教員之一部份，及大學的高年級學生，在假期中，按着先預備好的大綱，帶了表演的器具，到各處去講。辦理如果得法，這種講演可以推至鄉村。我們也須用廉價的通俗科學書籍，求科學知識的普及。不過這種書籍的編製必須精良。我們固然可以利用外國的好的通俗書籍，翻譯出來，為一般人讀。但是用我國本土材料的通俗書籍就須我們自著了。這種書必須請我們國內最好的科學家寫。有些人以為通俗書籍可以隨便寫的。這是個大錯。普通人在基本知識上的錯誤是極難糾正的。並且英國也有句俗語：「一知半解，是危險的事。」越是通俗的書，越須寫得小心。外國通俗書籍的翻譯也須請好手做，而且須請有負責的人詳細去搜。通俗科學雜誌，我們缺乏一種為大學及高中學生看的比科學畫報

更專門些的期刊。每期有幾篇文章，用比較普通的言語，敘述現在各門科學中正在研究的問題之已得的結果和還待解決的問題；供給一些指出歷史背景的科學消息；並且附有一些各種科學論文的提要。現時我們報紙對於普及科學所能盡的力，在於供給正確的科學消息。外國的正確的科學消息之來源可求之於美國科學通訊所出的「科學新聞通信」(Science News Letters)和英國的「每月科學新聞」。對於本國的科學新聞，報紙和通信社似乎應當比以前慎重。凡是有人自稱在某門科學中有發現或發明時，接到這消息的報紙或通信社似乎必須問過當地的這一門科學的專家——靠得住而肯負責任的專家——然後再發表。

上一段內所說各種普及科學知識的辦法其實只是枝葉的方法。普及科學的根本辦法在於辦好初級教育中的科學教學。初級教育中尤以中學的科學教學為重要。我們中學的科學課程教的實在是不好。中學的科學教科書所用的材料都嫌太舊；並且多數是忽略了基本知識，而注重許多瑣碎之枝節。我國的教育家最喜歡增加學校的設備——圖書和儀器。在中學也是如此。許多中學，有設備，然而沒有能用設備的教員。近十年來，中學的教員多是來自大學。大學理學院的畢業生多

不甘願終身任中學教員。即使有以中學教學為終身職業之人因待遇的菲薄，不能儲蓄，往往愁怎樣可以維持老年的生活。抗戰以後，生活程度日日高漲，中學教師的收入無以支持生活。然而同時中學的數量反而加多。中學的教員更不能不降格以求。所以現時的中學絕不能使學生得到確實的科學知識。補救的方法似乎在下述四點。第一、中學的科學教科書必須改編；而此種教科書必須請每門的專家中對於科學有興趣的人去寫。第二、提高中學教員的程度。現在教部為提高中學教員的程度而設立師範學院。這種師範學院表面上是模仿法國有名的 *École Normale*，而其實是「沒有成功」。因為法國的 *École Normale* 注重基本的研究，而我們的師範學院只注意教學。我們如果想提高中學教員的程度，須辦成一二個真正法國式的師範學院，或培養幾個大學的研究風氣。第三、增加中學教員的待遇。並且我們須設法使中學教員中有材能的可以得上進的機會；而其願終身在中學教學的能在老年得養老年金。第四、中學的科學功課與勞作功課應有密切的連繫。物理學和數學如能用金木工製造上，化學如能用由礦產或農產品的加工製造上，生物學如能用耕種畜牧上，中學生由此不但可以得到確切的科學知識，並且也可以知道怎樣活用科學知識！

抗戰期間更爲需要之天文工作

陳遵媯

——希政府設立編曆局——

天文臺之工作約可分爲研究與服務二種。其完全屬於研究方面者，因係純粹科學之研究，對於抗戰，目前雖無何直接之貢獻，但或間接，或將來有莫大之貢獻，亦未可知。其屬於服務性質者，如授時與編曆是也。斯二者在平時原已爲科學上不可或缺之工作，遠近戰發生以後，斯種工作，遂更形需要焉。

蓋國人習慣，凡事莫不避煩就簡，無論如何需要之物，凡可直接取諸外人者，莫不依賴他人，而不自爲之。例如抗戰之前，需要正確之時刻者，可接收外國天文臺之授時信號；需要測量航海用之曆書者，僅費國幣數元，即可購得外國曆書。固勿庸自費數十萬金之設備費與勞百餘人之心力者。自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外國授時之天文臺或

已停止工作，或因電力不足，無法收聽；外國曆書，或因出版較遲，郵寄困難，不能寄到；或縱寄到，亦失時效。於是遂有自行授時自行編曆之需要。今姑就斯二者分述於後。

一 授時

於茲所謂授時者，非指普通廣播電臺之播時，乃指天文臺之授時。蓋前者僅供一般民衆之用，其精確程度至分爲止已足矣。而後者則供學術上之用，其精度甚至須達百分之一秒者。

此種工作所需之設備，可分三部，一爲測時，二爲守時，三爲授時。測時部分之儀器，普通爲子午儀及其附屬儀器如記時儀等，以供每晚觀測恆星通過子午圈時刻之用。守時儀器爲精細構造之天文鐘，並須特別構造之室以儲存之，使其不受溫度變化之影響。授時儀器則爲無線電發報機。

抗戰以前，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曾有授時計劃，研究院評議會亦曾通過撥款供此工作之用。結果未能實現。軍令部陸地測量總局戰前曾在南京授時，以供該局各測量隊收時之用。目前若舉辦此種工作，似乎合天文研究所與陸地測量總局現有儀器，或可成功。

惟此種工作，雖有儀器，尙需特別建築之房屋，需費仍不少。現徐家匯及馬尼刺等天文臺之授時，雖已停止，外國仍有若干天文臺繼續授時，吾人或仍可暫時利用，一方面再努力自行觀測，自行授時，冀其早日實現。

二 編曆

曆者所以定時節而合氣候也。我國自黃帝命容成調曆，唐堯命羲和置閏法以後，代有增修，降及有清融合中西，法乃大備。而其製書以利民用者僅時憲書與七政經緯時憲書而已。民國以後，教育部頒布曆書，國民政府成立後，天文研究所編製國民曆，由教育內政二部頒布之。於茲所謂編曆者，非指此種民用曆之編製，乃指天文年曆或航

海曆書而言。

天文年曆或航海通書，不獨重在授時，更用以校核天行，考推星象，以及測地航海等等。內載日月行星之每日經度緯度赤經赤緯，恆星之赤經赤緯，日月食，月掩星等之豫報，並附各種觀測所需要之成表。

現今世界最通用之此類曆書，當推英美德法所出版者。即如法之“*Connaissance des Temps*”，始於一六七九年，由巴黎經度局出版。英之“*Nautical Almanacs*”，始於一七六七年，格林尼治海軍大學之編曆局出版。德之“*Berliner Jahrbuch*”，始於一七七六年，由柏林天文計算局出版。美之“*The American Ephemeris and Nautical Almanac*”，始於一八五五年，由華盛頓海軍天文臺出版。他如西班牙之“*Almanage Nautice*”，意大利之“*Anuario Astronomico di Torino*”，以及其他天文臺出版之天文歲書，雖出書時代先後不同，其所以明數造術度量乾坤，體用原無二致。

日本亦有是類曆書出版，惟規模較小耳。例如東京天文臺編纂之曆，內載東京每日太陽赤緯，日出沒及南中時刻，潮汐時刻，日本各地日出日沒時刻，及方位，朔望兩弦，日南中高度，節氣，日月食等。復載關於氣象之種種統計。同時又編小版之略曆。日本海軍水路部獨自發行航海曆，載航海必要之曆表。京都花山天文臺亦有天文年鑑出版。

至於我國，有清以前，是類曆書，向付闕如；逮民國成立，前教育部中央觀象臺始有觀象歲書出版，終因經濟困難，僅出民國四年及六年二冊。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天文研究所亦有天文年曆之作，自民國十九年起，年出一冊，至二十一年止，亦告停版。嗣後中國天文學會因會員需要者多，遂請國立編譯館出版，自民國二十七年起至民國三十年止，共出四冊，由商務印書館印售。民國三十一年曆書雖已付梓，因香港淪陷，未能出版。

近年外國曆書，無法寄到，國內天文臺，測量局以及大學校工學

院等機關函詢天文研究所請求代為購買或借用者甚多。而天文研究所亦感缺乏，例如一九四三年僅到美國曆書一冊；幸有此一冊，故能代各機關抄錄其所需要之部分。至於一九四四年如何，現尙不能卜知焉。

國人有見及此，紛紛提議自行推算。例如去年天文研究所曾與陸地測量總局商量編著辦法；咸認爲此種工作，雖因抗戰期間之需要，始擬自行編算，即在戰後，仍應繼續，以提高我國國際學術之地位。中國天文學會舉行第十八屆年會時，永安貴陽二分會不約而同，均有同樣之提案。嗣後中國天文學會評議會曾經詳細討論，結果認爲此種工作，實甚重要，但因過於繁重，決非目前各機關所能負擔，非請政府設立編曆局專司其事不爲功。

查我國前此所編之天文年曆，係以外國航海通書爲藍本，或逕取其數，或施以簡單之推算，改爲中原標準時之值，故較爲簡單，所需人力物力，亦不甚多。今則不然，外國曆書，根本無法寄到，勢非由根本算起不可。所需人力物力，頗爲不貲。

曆書內容大概可分爲太陽，太陰，行星，恆星四部分。計算最感繁雜者，莫如太陰部分。就去年各機關函託天文研究所代抄之內容言之，以太陽與恆星爲最需要。故吾人應先從此部分，實行推算。

推算計劃應先將成表抄寫數份，以供使用，此項工作，約需時半載。蓋從根本推算所需要之成表，約十餘厚冊，現國內備此成表者，僅天文研究所有一全份而已。每一數值，均須二人推算，以期校對無訛。故至少須有成表二份。倘若希望早日推算完竣，早行出版，更須

分組擔任推算，則所需成表之份數更多。

推算所需之時間與人力成反比例，即推算人員愈多，所需時間愈少。今設有推算人員五十名，則推算一年曆書，約需時半載。故設目前開始編算，祇能從推算民國三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之曆書始。

以目前生活情形計，每人每月薪津平均按國幣二千元計算，五十人則需十萬元。其他經常開支，如推算所需之表格紙張文具，亦頗不貲，是以每月經費約需十萬元以上。需如斯鉅款之工作，決非現有機關或團體所能擔任。是以天文研究所，陸地測量總局以及中國天文學會，雖有編算之心，而無便其實現之力。況各機關均有其原有一定之工作，焉能以全力兼顧及此？

故欲編算此項曆書，非由政府另設編曆局，專司其事不可。至於該局之隸屬，余以直接屬於教育部或國立中央研究院爲宜。蓋外國此項編曆工作，多屬海軍機關，而我國海軍落伍，目前似乎無此需要。故按事實上言之，教育部既有國立編譯館之設，歷年又有國民曆之頒布，故此種工作，可由該部擔任。至於天文研究所，對於推算技術方面，自應負有指導之責，義不容辭，故政府若能另撥專款，由國立中央研究院擔任，亦無不可。

要之，天文年曆爲測量機關，天文機關，大學工學院，航海機關所需要，平時因可購用外國所出版者，戰時外國書籍不易購到，勢非自行推算不可。然因工作繁重，需款頗鉅，非目前有關係之機關團體所能兼辦，故希政府另設編曆局，專司其事。想此希望，當荷天文界與測量界同人所贊同也。

改良豆芽菜和改良醃鹹菜

羅登義

豆芽菜和醃鹹菜，是我國民衆主要的兩項食品。牠們透過上中下各級人的膳食，不分春夏秋冬的繼續服務。就其廣大消費看來，在國

人所吃的菜蔬中，真算是最平民化而有地位者。故對於民衆營養，關係自爲密切。倘能改進其營養效能，實具有相當的重要意義。

改進民衆營養，並非容易的事。第一須經濟可能。第二須簡單易辦。如是方能有效，不致徒託空言。所以要辦到「價廉物美，費小功宏」，纔算是真正的改進成功。

一 改良豆芽菜是怎樣？

用發芽豆子作菜吃，這是中國人在膳食學上的一大貢獻。因為發芽的豆子，和原來的乾豆子相比，就營養價值言之，實有霄壤之別。大凡風乾的豆類種實，如黃豆，綠豆，豌豆之類，中含維生素C極微，一般可以視為沒有。但是浸水發芽，成爲豆芽菜時，則維生素C生成極豐。據李(Lee, W. Y., et al, 1936)，李(Lee, C. H., et al, 1941)等氏的報告，結果如後：

第一表 豆芽菜中之維生素C (每公分鮮物中所含維生素C之公絲數)

全	體芽	部子	葉
黃豆	0.251	0.161	0.318
綠豆	0.081	—	—
豌豆	0.341	0.171	0.414

觀上表，知在三種豆芽菜中，以豌豆芽和黃豆芽的維生素C最多。在各種豆芽中，子葉部分含量特富，約高於芽部者一倍有餘。又據羅氏等(Lo, T. Y. & Wu, C. H., 1942)的報告：乾綠豆中，維生素P含量最少。但用蒸溜水發芽四日，其豆芽中維生素P的含量，較之原來乾豆中者增高約一百倍。

據李氏等(Lee, W. Y., et al, 1936)的研究，在普通室溫中，黃豆發芽至第十一日，維生素C含量達於最高；平均每株含約0.4公絲；大部係在可逆性的氧化狀態(Reversibly oxidized form)。豌豆發芽至第八日，含量達於最高，平均每株含量0.45公絲。過斯時限，維生素C的含量反而漸減。所以發黃豆芽的時間，以九至十一

日最爲適當。豌豆芽則爲六至八日。這是改良的第一點。

一般人發豆芽菜，都是不見日光的。但據李(Lee, W. Y., & Radt, 1936)，羅(Lo, T. Y. & Chew, S. M., 1942)等氏的試驗，發黃豆芽每日見光二小時，發綠豆芽每日見光五小時，結果豆芽中維生素C和P的含量，都可約增高一倍。所以日光對於維生素C和P的生成，是具有刺激增進的生理效能。當然，見光時長，豆芽變老。但每日見光半小時，結果並無多大影響的。這是提倡改良的第二點。

羅氏等(Lo, T. Y. & Wu, C. H., 1942)用各種鹽類處理綠豆發芽，溶液濃度在0.000.005N左右，結果發見豆芽中維生素P的含量不同。就中，用銨鹽液處理的，較純水處理的約高三十%。鉍處理的約高二十%。他如鋁、銅、鐵、鋅四者，亦約增高十五%。所以在發豆芽的水中，若加入極少量的銨鹽(每三斤水約加二三錢)，則發成的豆芽菜，維生素P含量提高二三十%。這是我們提倡改良的第三點。

二 改良醃鹹菜是如何？

我國人最講究醃鹹菜，尤其是四川極其有名。成都一帶的女太太們，真是鹹菜製造專家。品類之多，味道之妙，令人佩服。關於鹹菜的營養研究，國人也常有報告。龔氏(Kung, L. C., 1933)用新鮮蔬菜四種，計大白菜，小紅蘿蔔，胡蘿蔔，和高苣梗，照常法作鹽泡鹹菜，結果知用飽和鹽水處理二星期，蔬菜中鈣含量並無變遷。甘氏(Kan, C. H., 1940)照福建土法作鹹菜，加酒糟於食鹽水中。用菜頭，芥菜，胡蘿蔔三者試驗，浸泡二月，結果蔬菜含鈣量仍無變更。

陳氏(Chen, C. Y., et al, 1936 40)作有一類試驗：用鹽醃鹹菜時，加入一些麥麩或米糠；結果麥麩米糠中的維生素B₁，多被蔬菜所吸收。如是做成之鹹菜，含維生素B₁特富。後來他們應用此法做鹽蛋鹹肉等，也有同樣效果。所以我們提倡的改良醃鹹菜，就是做

鹹菜時，加些米糠或麥麩，或加糠麩的水浸液；這樣做成的鹹菜，營養效能就提高很多了。手續簡便，用費不多。有心人其試之。

三十二年四月於涓潭浙大。

南宋小報

臺靜農

中國舊日所謂邸報者，蓋始於唐代，全唐詩話云：「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將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君名，不從，又請之。」此外孫樵又有讀開元雜報文，是唐代確有邸報矣。戈公振氏中國報學史，因漢代有邸驛以為爾時已有邸報，出於推想，尙待史實之證明。

邸報之內容如何？據開元雜報觀之，不外條報朝廷大事，與夫官吏之授除，唐以後以至明代之邸報，莫不如此；而近世之政府公報，擬諸昔之邸報，實極相似。是邸報出自政府，而所公布者又政府可信之消息也。南宋初，邸報之外，有所謂小報者，其消息得自於探訪，其事實復不盡屬子虛，且係私人經營，迥異乎官報。觀其性質，實近世報章之先導。顧吾國近世報章，直受西洋影響，非承前代小報之緒，雖然，此於吾國報學史上，亦一有趣味之問題。戈氏之中國報學史，雖曾涉及此，特太簡略，今之所述，或足以補戈氏之缺乎。

按小報之始，即淵源於邸報，宋史劉奉世傳：「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驗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伏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作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贖報，從之。」此在神宗時，已有透露進奏院消息之事實，是必外官賄通邸吏，而邸吏始敢如此。待南宋高宗播遷，遂公然出行，流爲小報，周麟之奏劄：「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爲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

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周麟之海陵集卷四。麟之爲紹興十五年進士，奏劄年不可考，當屬高宗朝無疑。）又光宗朝，臣僚言：「恭惟國朝置建奏院於京師，而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於四方，謂之邸報，所從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騰播，謂之小報。」（宋會要一百六十六冊，刑法二下。）是小報消息大抵爲邸報尙未發表者，其來源爲進奏院，其探訪者即邸吏也。

雖然，小報消息亦不盡同於邸報，若周麟之奏劄：「如曰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或然或不然。」（見前引）此小報消息之疑似者也。又光宗朝臣僚言：「近年有所謂小報者，或是朝廷未報之事，或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宋會要刑法二下）如慶元黨禁記蔡元定以佐朱熹爲妖，送道州編管，時熹處「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指揮郡州縣捕蔡元定甚急。」此小報消息之可信者也。「至有撰造命令，妄傳事端，朝廷之差除，臺諫百官之章奏，以無爲有，傳播於外。」（宋會要刑法二下，仍爲光宗朝臣僚言。）又淳熙十五年詔：「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宋會要刑法二下）此小報消息之純屬虛妄者也。

北宋邸吏之郵傳私遞進奏院消息，固爲南宋小報之導源，然其浸

盛之原因，蓋有自然之條件。紹興五年十一月六日宰執進呈監察御史田如鼈論：「幾事不密如衆人所料，嘗推求其故，皆緣人吏不能謹所致，上曰：此緣呂頤浩不知大體，雖賣物人，亦縱之入政事堂，每每漏泄。趙鼎曰：前此中書省樞密院置皇城內，如在天上，何由探知？自渡江屋宇淺隘，人跡錯雜，自然不密。上命申嚴法禁。」（宋會要刑法二下）觀趙鼎所言，政府播遷，樞府草創，實爲小報消息來源主要之原因。於是「使臣及閣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爲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爲功，以一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爲先，而以朝報爲常，真僞亦不復辨也。」（宋會要刑法二下）先是小報消息，單屬進奏院之漏泄，邸吏之傳遞，至此變本加厲，使臣及閣門院子與夫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皆相率忘其職守，以此等事爲生，而中樞省院，一變爲此輩漁利之藪，此固當時官吏之穢濁，亦見小報消息網之周密矣。

然朝廷對此，亦曾屢加禁止。初，紹興五年「上命中嚴法禁」，「又詔應漏泄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一千貫，許人告，仍令上書省出榜。」（宋會要刑法二）此在南宋初，偏安之局，尙未奠定，故恐小報暢行，漏泄邊機，影響大計，遂責以軍法，懸以重賞，以示嚴禁。迨周麟之奏劄，以爲小報消息，「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於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

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見前引）此朝臣以小報有傷國體而請禁止者也。至孝宗朝「臣僚言：近日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事已傳播，甚者諸處進奏官將朝廷機事，公然傳寫騰執，欲乞嚴行禁止。詔三省檢坐條法，出榜曉諭。」（宋會要刑法二）又「淳熙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詔：……今後除進奏院合行關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以此之人，當重決配，其所受小報官吏取旨施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宋會要刑法二）又十六年「閏五月二十日詔：今後有私撰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首，賞錢三百貫文，犯人編管五百里。」（宋會要刑法二）以是知孝宗朝，小報風行，官府爲之凜懼，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之檢坐條法，御史臺之彈劾，臨安府之覺察，區區小報，乃震動中樞如此，其與近代報章性質雖不同，而其以報章形式動搖人心則同一軌轍也。又光宗紹熙四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倘事干國體，或涉邊防，妄有流傳，爲害非細。應申明有司，嚴行約束，應安傳小報，許人告首，根究得實，斷罪進賞，務在必行。」（宋會要刑法二）此光宗朝又有以「事干國體，或涉邊防」爲言而請嚴申禁令者也。顧高宗初年至此時已五十餘載，朝廷之嚴令，臣僚之章奏，似均未能阻止小報之推行者，固由爾時士夫有此小報之需要，亦由互傳消息坐獲不貲之官吏迄未廓清也。故降至寧宗朝慶元黨禍起，蔡元定編管道州，晦庵不因省劄至，乃先於小報知之；是時小報，其尙干禁例，抑或任其自然流行，山居無從多得書，不能詳爲考訂矣。

三十二年，六月，於白沙蒼山莊。

水經注若水繩水孫水辨

朱 傑

附諸葛武侯渡瀘考

自來吾國地理之學，詳於水而略於山；而自來言水道者，亦莫不

祖禹貢而宗水經。顧水經一書，頗有疏謬，臚註亦多舛誤，於西南水

道爲尤甚。蓋水經一書，大抵爲三國時人作（據戴震說）；（一）而酈道元又生於北魏，未嘗經歷西南邊徼，其謬誤之所以發生，蓋有由來也。余於民國三十年夏，奉使西征，涉洙若二水，窮孫水之源，考繩水之流，覺水經酈註，疏謬頗多。今日地理之學大明，凡水道之淵源流變，莫不詳細紀載，本已無須再有所考證。顧若水爲西南大水，在周代即已著稱；而究相當於今日何水，則自來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有以爲卽金沙江者，有以爲卽打冲河者；更有以繩水當金沙江，而以若水當打冲河，孫水當安寧河者。抑若水、繩水、孫水，於古有三瀘之稱，與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更可互相發明。固於辨三水之外，更連帶一考諸葛渡瀘之瀘水。茲先引水經及註，然後論各家異同，最後再以一己之結論殿焉。

一 水經及注中之若水繩水孫水

水經條文中，僅見若水；注中始有繩水孫水之名，茲先錄經文如左：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過越嶲郡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犍道縣入于江。

其所謂若水，蓋指今日雅龍江及金沙江下游（自雅龍江入金沙江起至金沙江入長江止）一段，蓋不知若水之外，更有繩水也。

水經註言之較詳，其說曰：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不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也。

此言若水得名之由來，無可竄議，注又云：

若水沿流，開關蜀土。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

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於若水。又逕越嶲大柰縣入繩。

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廣柔縣，東注於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柰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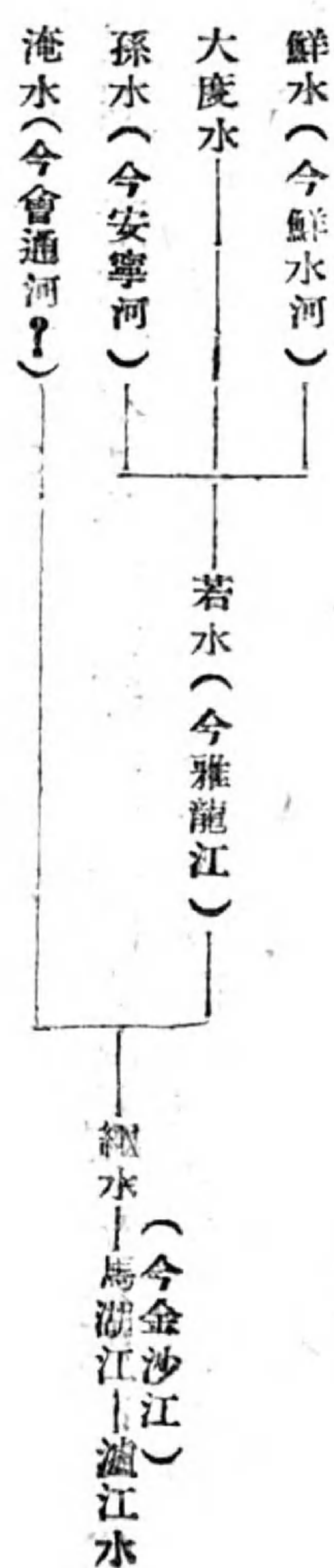
上引二段，第一段明言『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今日西康東部有鮮水河，至雅江之北，入雅龍江，可證若水卽雅龍江；又云：『又逕越嶲大柰縣入繩，』按古越嶲郡治西昌，大柰當在鹽源會理一帶，此又可證若水爲雅龍江。第二段所謂繩水，則係指金沙江，惟於繩水之源，未能詳察，而『東南流分爲二水』，說尤荒誕，惟一則曰『若水又逕越嶲大柰縣入繩』；二則曰『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柰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能明繩若二水主從之分，已較水經爲進步矣。

至於孫水，注中言之較詳，其說曰：

又有孫水，出臺高縣。（疏：卽臺登縣也。按卽今冕寧縣。）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疏：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

漢書地理志『越嶲郡臺登縣』則，亦曰『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里。』故孫水之爲安寧河，當無問題矣。

總而言之，水經及注，對於西南水道，未能明如指掌，故酈註結論云：『若水至犍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犍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爲一律，更無別川可以當之。』然各水雖通爲一律，其各別源流，不可不分，而遂混爲一談也。茲根據水經及注，列表如左：



一一 各說異同

水經及注疏既明，茲當進一步列論各說異同，而附帶加以批評。關於若水，凡有二說：

(1) 以若水為金沙江者。近人章太炎先生主之，其言曰：(註二) 若水近代皆以打冲河充之，疑未足當。依漢地理志則金沙江稱繩水；然繩水名始於漢，若水則周時已為大名。太史司馬相如傳：『西至沫若水』；張揖曰：『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夔道入江。』是即以若水為金沙江。

(2) 以若水為雅龍江，即俗名打冲河者。齊氏『水道提綱』主之，其說曰：

若水古瀘水，即雅龍江，俗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

以余觀之，以第二說較為近似，何則？地理之知識當以後代較前代為廣，金沙江與雅龍江，並為長江上游二大源流，亦且為西南徼外二大河流，而金沙江更在雅龍江之外，偏於西南，則周代之所稱若水，當先指較近中國之雅龍江。洎乎漢代，國威遠伸，於是若水之外，更知有繩水，則始指金沙江矣。此其一。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長卿略定西夷，邛笮冉巽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以沫水與若水並舉，而曰西至沫若水。按沫水今大渡河，若水則雅龍江，皆在正西；若指金沙江，則自雲南鶴慶以迄四川宜賓，皆自西南向東北流，當言『西南至沫若水』而非『西至沫若水』矣。此其二。胡氏『禹貢錐指』，引地理志山海經：有若水南逕邛都縣西，又南逕會縣(按即今會理)與孫水合，又南逕大雅入繩；繩水合若而北，入大江。蓋亦以若水當雅龍江，孫水當安寧河，繩水當金沙江也。惟其以若水指雅龍江，故曰『逕邛都縣西』，若指金沙江，則遠在邛都之南，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此其三。

關於繩水，亦有二說：

(1) 以繩水附於若水，甚或混繩若為一談者。見上引水經注；水經注既不察繩水之源，而附諸若水；於是西昌縣舊志，遂混繩若為一而不加分別矣。

(2) 以繩水為金沙江者，齊氏水道提綱主之，其說曰：

繩水古麗水，亦曰犂牛河，俗名金沙江，又名木魯烏蘇，岷江最上源也。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東麓，山形高大，類乳牛，即古犂石也。

按若水下游，本入於繩水(即雅龍江於會理西南入於金沙江)，以繩水為若水之下游，原無不可。惟若竟混二水為一，則殊有未當，蓋繩水源遠流長，實為長江正源，非若水可得而兼稱也。

至於孫水，則爭論較少，一致以安寧河指之。齊氏『水道提綱』：孫水名長河，亦曰白沙江。地理志臺登縣有孫水，南至會無入若。元和志臺登縣有長江水，本名孫水，源出西北胡琅山。四川省志河在冕寧縣，源出架州窩下。漢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邛都，即此也。其水東流至(西昌)縣北，合蘇州小河；至城南二里，合南河；又南至梳妝臺，合呷瓜河；西南入會理州迷易所，始與打冲河合。(註三)以上所引各書，皆明指孫水即今日之安寧河也。余嘗親歷其源，出冕寧縣北之菩薩崗，清澈見底。至於今日所謂孫水，源出甘相營，至瀘沽入於安寧河，水色深紅，則僅係安寧河之一支流，而非古代所謂孫水矣。(註四)

三 辨正

故以今日之眼光論之，若水當指雅龍江，繩水當指金沙江，孫水當指安寧河。雖孫水下游，入於若水，若水下游，亦入於繩水，如薛氏所謂『此三江為衆水沿注，通為一律』；然而源流各別，未可混為一談也。茲分述三水之源流如左：

(1) 若水 即雅龍江，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之陽。至石渠縣，入

西康省境，東南流迆甘孜，瞻化二縣，至雅江之北，鮮水河合瑪楚河，謝楚河之水來會。又南經九龍縣之西，西裏塘河自西來會；復折而北，至冕寧縣西境，又折而南，至會理之西，安寧河自北來會；再南入金沙江。

張鳴鳳氏嘗著『若水繩水孫水辨』(註五)其說與余暗合，其言若水一則曰『若水左源爲椎母都必拉，右源爲託母楚必拉，合流而南，爲雅龍江。又東南而孫水來合，復折西南流，經烏喇標渠南，始與金沙江會。』

(2)繩水 卽金沙江，源出青海崑崙山之陽與唐古拉山之陰，北源曰楚瑪爾河，南源曰穆魯烏蘇河，二水合流，曰通天河。東南流經玉樹，入西康省境。南流經鄧柯，白玉，武成，巴安，德榮等縣，入雲南省境。又南流至石鼓，爲地理學上有名之『襲奪灣』，大江於有史以前，蓋嘗由此南流，經劍川『風口』，以奪瀾滄江之流；今則道折而北，作大迴環，更南經麗江，鶴慶，折而東流，至永仁之東，會理之西，會雅龍江，復折而南，又折東北流，至宜賓入於長江，而爲大江之正源。

張鳴鳳之若水繩水孫水辨，亦與余說暗合。其說繩水一則曰：

『繩水北源東北流三百餘里(按蓋指楚瑪爾河)；西北一源最遠，出勒斜爾烏藍遠普蘇阿林山，爲喀七烏蘭木倫水(按卽穆魯烏蘇河之上游)，曲折東南流凡千里，當以此爲正源。南源出拜都嶺，爲拜都河(按爲穆魯烏蘇河南支)，亦曲折南流三百里(南流當爲北流之誤)。三水合流勢始盛，至疊則格巴，冲楮河注之。又經巴塘至勺朱，又經裏塘界，鄉地色隆達河注之。又東南至巴塘子滿勒，流迆中甸，入雲南塔城關；至麗江，受聖量河。南過鶴慶，受樣共河；東南受枯木河。東過賓川，受程海。又東受祿溪。又東受一抱江。又東北，過直御營北，受大羅河。東會打冲爲三江渡。』

(3)孫水 卽安寧河，源出冕寧縣北菩薩崗之南麓，至瀘沽會瀘沽河(今日仍稱孫水)。至西昌縣南，海河自東來會。又南過德昌之

鳳凰橋，有苦馬河自西南北流來會。又南至錦川橋，蘆葦河自會理夷門南來注之。再南入會理境，向西傾斜南流，至三堆子，入雅龍江，再南併入於金沙江。(註六)

以上爲三水源流大概。雖然，此皆以今日地理之眼光考其相當於今日何水也，若在古代，則未必知之若是之審。蓋古人皆以岷江爲長江正源，不知岷江之外，更有雅龍江，雅龍江之外，更有金沙江爲長江正源也。其所以然者，詳於近而略於遠，故岷江先著，若水次之(水經時代之若水，實兼指雅龍江及會理以下宜賓以上之金沙江一段)，繩水最後始見著稱。然三水源流各別，未可混爲一談，故爲辨正如上。

四 諸葛武侯渡瀘考

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其所渡之瀘，固爲何水乎？是不可不加以考證。綜前人所論，凡分三說，分述如左：

(1)瀘水卽大渡河說 此說類多根據傳聞，並無確證，如榮經縣志云：『縣境西有大渡河，其上流爲瀘水；』近人游記中，亦往往以訛傳訛，謂武侯渡瀘爲大渡河矣。(註七)

(2)瀘水卽若水說 方輿記要云：『瀘水，其原曰若水，下流曰瀘水，入金沙江。』水經注云：『若水東北至朱提縣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夔道縣，入於江。』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章懷太子注：『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夔道入江，在今嶺州南。』齊氏水道提綱云：『若水古瀘水，卽雅龍江，俗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以上俱以若水爲瀘水，然若水範圍，古人並不一致，有單指雅龍江者(如方輿記要及水道提綱)，有兼包括與雅龍江合流以後之金沙江者(如水經注及後漢書西南夷列傳章懷太子注)。以諸葛武侯南征渡瀘而論，所渡當係今之金沙江，而非雅龍江也。

(3)瀘水卽金沙江說 清一統志云：『瀘水在朱提界，武侯渡

瀘，在其地。按朱提在今四川宜賓縣南，是指金沙江為瀘水也。揮塵錄云：『孔明五月瀘渡，即金沙江，在會理州北。』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言之更詳，並稱『瀘水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

以上三說，第一說本無確證，不能成立，第二說第三說，雖一指若水，一指金沙江，然古人對於若水之界說不一，若併以金沙江自會理至宜賓一段包含在內，則二說可以貫通。唐書謂吐蕃嘗屯三瀘，張鳴鳳以為三瀘即指若水繩水孫水；元和郡國志謂『善州西至東瀘水二百里，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所謂東瀘水，即指雅龍江，蓋在金沙江之東北，故別之為東。特既有東瀘水，當必有西瀘水（意指金沙江）或北瀘水（意指安寧河），特未見其名耳。瀘渡當在雅龍江金沙江二水合流之下。然則武侯所渡之瀘，蓋為金沙江而非雅龍江明矣。吾友王紹曾君，嘗作『諸葛武侯南征始末』，（一八）亦斷定武侯

渡瀘，係渡金沙江，其地應在今會理之三磊子，即雅龍江金沙江二水合流之下，蓋即元和志所稱『瀘渡』，與余所見略同。蓋武侯渡瀘，直趨益州（即今昆明），必由會理渡江，清一統志謂由朱提渡瀘非也。總之瀘水指金沙江，渡瀘之處當在會理西南，即元和志所稱渡瀘，當可斷言也。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重慶。

- （註一）說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水經注條。
- （註二）見太炎文錄續編卷六『西南屬夷小記』。
- （註三）西昌縣新志（三十一年出版）卷十一：張鳴鳳著『若水繩水孫水辨』。
- （註四）參閱拙著康昌考察記（大時代書局出版）『樂西公路沿線勝覽』。
- （註五）同註三。
- （註六）參閱西昌縣新志卷一地理志。
- （註七）見黃炎培著『寧遠心影』（國訊二二一期）。
- （註八）新寧遠第一卷第六、七期。

從上海到重慶

曹雲先

一 前奏

重慶那遙遠的祖國，抗建偉業的中心，大時代的陪都，幾年來只是老在我的腦海裏憧憬着，心底裏企慕着，卻沒有機會能夠早日向西投奔到他那裏去，讓我看他在這民族存亡關頭所具的精神物質表現。

最後機會終於到臨了，雖則充滿了辛酸的，艱苦的，惶懼的情緒和經過。

三十年的冬天，敵人的戰火又掀起了太平洋上的大波，使季——作者的外子——積年苦鬪的事業，完全摧毀，並且不得不趕緊遠避，

以免陷入敵人的羅網，所以就一個人倉卒潛離上海，間關西行，到了重慶，仍本他的初衷，在那裏替國家效力。

我們甜蜜和洽的家庭，少了這重要的一員，精神上便失掉了平衡，空氣也變得沉悶非常了。一年來，我還是和兩個孩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留滯在這淪陷的大都會中的一個角落裏，過着平淡的，刻板的生活。可是這到重慶去的念頭，總是在腦海中翻騰不已。不過，事情那有想像那樣簡單。我第一放心不下的年老多病的父親，一旦遠別，不知何時能夠再見；其次是長途跋涉，難關重重；再其次是旅費的浩大和攜帶孩子，行李的煩瑣。因此，我雖則抱着充分的熱忱來籌劃，總是難下決心去實現。人就是這樣的矛盾！這樣的懦

怯啊！

拖延復拖延，到後來也不知究竟是內地有令人嚮往的引力，還是敵人步步加緊的壓力，終於使我不願在上海這個魔窟再作一日居。父親這時寫着上海的情形日益惡化，也爲着兒婿在遠方的旅況無聊，便發揮了他偉大的仁慈的愛，不願爲了他自己，使女兒留在身邊不走，反觀女兒有伴就走。於是，事情便迅速決定了，經過一星期的忙亂，行程就此開始。

離別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況在這個混亂的年頭，所離別的又是老父親，又是弟妹，又是至親好友。人非木石，誰能無情！

當行期決定之後，家中人立刻全體動員：這個幫着購物，那個幫着整理。父親說：「衣裳要多帶」。弟妹說：「食物要多帶」，沒有一個不是關切非常。至親好友聽到我快要出發了，就個個來訪問，並攜有餽遺以作紀念。

離家的那天——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寒風蕭瑟，天色陰沉，使我心裏有無限的惆悵。臨行時，父親執手叮嚀，老淚縱橫，弟妹皆嗚咽不已，親友相顧悽然，我呢？更是心煩意亂，話不成聲！這些都是天性的流露，無法抑制的。不料在這一年當中，竟兩度嘗到黯然消魂的滋味，但我終於在珍重聲中，踏上了征途，告別了這許多親愛的顏面。

二 從上海經南京徐州到商邱

自從國軍退出上海之後，我就從未到過南市，閘北，或虹口一步，所以輪埠車站是什麼情況，久已不知道了。以前出門，凡要到有火車可通的地方，真如跨門限那樣的便當。現在是大不然了。上海有二十幾種東西，非得大家去死擠，是買不到手的，車票也是其中之一。那車站上的萬頭攢動，都是候車候票的，有等了十幾個鐘頭，忍飢忍渴，在那裏把腿都站酸，甚至發暈過去，還是買不到票，搭不上車。就算你耐性大，能夠久站，而檢查行李又是一個難關。檢查時，

所有旅客應先把行李打開，然後各人排隊站在一邊，故行李並非在本

人面前檢查；敵人看見什麼他喜歡的東西，便隨便拿了去，因此，物

主所帶滿箱子的東西，就是有半箱子已經不翼而飛，也只好自認晦

氣。我們這次共有十七個人同路，以婦孺佔多數，因爲有位導伴代爲

照料，又花了點小錢，所以一切尚比較順利。

我們上了車後，都屏聲息氣，不敢說話，亦不願說話，孩子們要

說話，亦必設法制止之。車上敵憲兵把我們的隨身帶的東西檢查了一

二次，見未帶有他們所謂違禁品，就沒有再來尋煩麻。車箱中均滿了

嘻嘻哈哈的敵人，我一路只好向着窗外遠遠望，借大自然來消磨胸中

的不自然。江南田野，仍是一片青蔥。可是景物如故，人事已非。

在戰前，我曾在南京住過半年，此次舊地重遊，實在不堪回首。

街上日敵的招搖過市，和標語完全襲用日敵的宣傳，都是令人觸目傷

心，有無窮的感慨。市中只有夫子廟一帶，熱鬧不減當年。詠唐人：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句，不禁歎息不置。可是

商女原是可憐蟲，因爲迫於衣食，遂至出賣色相，究不無情有可原之

處。至於城內那些漢奸，他們不過想暫時過過昇官發財的癮，竟不惜

賣身投靠，成爲民族罪人，真是無恥之尤的了。我們匆匆渡江，乘津

浦鐵路車到徐州。這一段行程，除了檢查的麻煩外，又有兌鈔的麻

煩，上海偽鈔只能用南京，過了江須改用華北偽聯準鈔。

在徐州改趁隴海鐵路車西行。這一段路，因爲距自由區較近，所

以敵人的盤查也特緊。我們坐的那輛二等車，一共不過三十多個座

位，旅客只有我們這一批人，因此，所有的空座位，概由敵兵坐了

去。他們對於我和周小姐似乎特別注意。或者我們外貌上有些現出智

識份子的神情也未可知。他們幾次三番的把我們的旅行證要去看，又

看，問了又問。旅行證上寫的目的地明明是商邱，他們卻要問我們

到那裏去。我們回答是到商邱，他們又要問「是不是到亳州去？」回

答說「不是」，還不放心，又用老話來問。嗣後，我們一路索性裝着

睡，以免引起他們注意到我們，不過心裏頭不禁怦怦的跳。那是毋庸

諱言的。

火車到了商邱，旅客都不許馬上出站，要站在一邊候檢查。敵憲兵和偽警看了旅行證後，便命各人把隨身箱包自動打開，讓他們過目。有一個敵憲兵在我的小手提箱中翻出了一枝派克自來水筆——這是我離開上海時為季購的禮物，他拿了左看右看，竟捨不得放手，問我肯不肯賣給他。我說是自己用的，不能出賣。他仍不放手，又問要幾多錢方肯賣。我知道這管筆的命運已注定了；同時站上脚夫又給我一個暗示，我祇好忍痛讓他拿去。這才壓了他的貪欲，所以我的別件東西，都不用查就放過了。周小姐有幾件好一點的東西，在查過之後，到了旅館裏把提箱打開來看看，已經不知去向。真是明搶暗竊。

我們出火車站後，是住在城外一家名叫振華旅社的小旅館內。我們吃過晚飯不久，就要想睡，突然聽到有幾雙皮鞋腳步聲到了房門前，房門隨被踢開，就有幾個其勢洶洶的敵憲兵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裏面有一個大聲問道：「你們到什麼地方去？」我說：「我們不到什麼地方去，是到這兒來探親。」他又問：「探親為什麼住在旅館裏？」我說：「因為天黑路不熟，不得不暫落腳，明天就要去找。」他又問東問西，問了我後，又問周小姐，又指着兩個孩子問是不是我的，我們都鎮靜的回答了他。他又問我上海的情形怎樣，我只得隨便含糊的說了幾句。他瞎問了一大套後，望望我們的行李，沒有再說什麼，便和同來的那些夥伴一齊走了。第二天，一位同行的老太太在城裏找到了熟人，便叫我們趕快搬過去住，我們就搬了過去，此後，就沒有遇到這種「查店」的騷擾。

二 穿過了警戒線

商邱舊名歸德，房屋低矮，街道狹隘，祇因有點小工業，便支撐了這座小小的古城。我們在這裏住了幾天，等到了熟人運貨的便車，就搭着出城，向亳州出發。二地相去不過六七十公里，有三小時便到了。亳州也是一座古城，可是極其寥落。我們到了不多久，便僱了架

子車，繞小道，通過所謂「陰陽界」——即雙方沒有駐兵的地點，輕輕的穿過了警戒線。

架子車是一種有雙輪而上面有板可坐人放行李的一種車子。我們這一批旅伴，是大小九人，共僱了十輛車子出發。當天到了一個名十字河的小村落，到時天已快黑，我們找了一家小客店，仗着微弱的燈光走進一排草房，就住下了。房間內除了兩張草榻，一盞油燈外，別無他物，甚至門窗皆無。所以寒風吹襲，令人凍得發抖，加之，房後不時有牛馬的叫聲送到耳朵裏來，我和衣躺臥，竟無法交睫。天未大亮就起來，以院內人矢獸糞紛列，污穢異常，所以等不得煮什麼早餐，隨便吃了兩個雞蛋，就匆匆上路了。

架子車仗靠着自己一雙臂力，兩條健腳，拉着二三百斤的重量，一天要走七八十里，每頓所吃的只有個粗硬的饅頭，至多沾了點辣椒醬作調味物，鹽是很少吃得到，糖是絕沒有買處，身上着的一件破襖，幾無以被體，晚上睡覺就在店門口泥地上一躺，有時和家畜同睡在一塊，過的簡直是牛馬過的生活。然而他們以為每天能有十幾元一斤的饅頭來飽飽肚子已算不差，那裏說得別的。

在車轉瞬的聲中，經過好些地方，到了雙溝集。這是一有兩條深溝的一個村落，車子過溝時，我們都得下來，由兩個人幫同把車子搬過去。村內無磚瓦屋，我宿的那家店，是泥牆草頂，不過尚有窗有門。我們在這裏才第一次看到抗戰的標語，看到游擊隊同志們身上的國旗黨徽。我們兩個孩子一路來，是禁止說話的，到了這裏方解禁，大家也覺得可以深深喘一口氣。孩子們聽到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已經踏上自由國土了，他們立刻喜歡得跳躍起來，把頭上的絨線帽子拋到半空，嘴裏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出了雙溝集，過了兩次河，車子和人都由渡船擺過對岸。上下坡時，人都要下來步行。

四 從界首集到灤灣河

從京州到界首有一百七十多里，如果急於趕路，兩天也可到，我們因為要等候落後的同伴，路上稍有停留，所以走了三天。從雙溝集出發，當晚在龍廟村的一家牛棚似的客店裏宿，次日下午到界首集。

界首集，簡稱界首，是皖豫交界處一個市鎮，地方是屬皖省，因為商旅很多，市面相當熱鬧。有小規模的戲院和遊藝場，也有郵局和電報局。我就在這裏發了一個安電給季。

我們就搬到一家在界首算首屈一指的旅館裏去住。裏面房間相當多，也設有幾名侍役，住過牛棚草屋的人，到下這裏應該如何滿意了。可是再問房子看起來都是好久沒有打掃過的。我們想要侍役來收拾，喊了好久也喊不來，只得自家動手，把桌上的積垢拭掉，把地上掃掉，才安頓了下來。

界首旅館裏住的旅客很多，大半自淪陷區出來，轉到後方去的，有的因為候款，有的因為候車，所以都暫時羈留下來，無法彈動。因為離開淪陷區時，攜帶偽鈔是有限額，法幣是根本不准帶，所以一到界首，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囊空如洗。如果事前沒有計劃好，到了這裏而沒有人接濟，那卻非打電話請內地親友匯款不可。這樣一來，那就得在這裏等候了，如果等候較久，就是款子匯來了，又以生活日趨高漲，應支出各項又超過原有預算甚多。付了食宿，路費又沒有了，祇好再電請第二批匯款。這樣一再耽誤，不但虛耗時間，且多化不少的冤錢。幸而我們在上海出發前已和那位帶路的籌劃好，所以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但為了等候後一批來的同伴和接洽車輛，在界首竟住了四天。

從界首到洛陽有兩條路線：一經許昌，一經漯河，均各為四五百里，坐架子車至少要走七八天。我們一則因為人和行李都是很多，每天起卸兩次，未免過於麻煩；一則因為所經俱為荒運，所住不外小客店，承擔的風險，未免過於重大，所以大家商議結果，決定包僱卡車走。這時同伴已增加到三十二人，行李多至一百餘件。一輛卡車決

不夠，遂講定了兩輛卡車，代價為三萬元。

因為道路的崎嶇，車子是頗難很利害，沿途塵土也很重，每到下車時，看看各人的面孔，都成了上海點心店裏的爛沙糰了。

從界首乘卡車出發有一天便到了漯河，簡稱漯河，在河南郟城南，是平漢鐵路線上的一個大鎮，有馬路電燈，高樓大廈，工商業都相當興盛。我們住在朋友的朋友的麵粉廠內。廠內住宅是西式樓房，四周花木扶疏。沿路來皆是向荒村野投宿，今到了這裏，好像已入天堂。主人對於遠客招待的殷勤，自不待言。我們在這裏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就向西安出發。

五 從漯河經洛陽西安到寶雞

車子自漯河出發，走了一天，到寶豐，這是漯河和洛陽間一個中間站，地方很寥落，客店的窳陋，和我們沿路來所住的並無二致，住了一晚，次晨即向洛陽前進，下午就到了。

洛陽不但為古時一再建都的地方，且又有古跡很多，不過名勝地點，都在四郊，當此軍事時期，像我們這樣的行色匆匆，當然更是緣慳。洛陽南的龍門山會一再映到眼簾裏來，卻沒有前去摩挲他在中國雕刻史上很負盛名的石佛像。洛陽城內，街道和建築都相當整齊，但因連年荒歉，和抗戰第二年的黃河大決口，遂使不少無家可歸的難民流落到這裏來。

一月十七日早上，我們趁火車離開洛陽。天空正飄着雪花，北風從窗縫裏吹進來，我們坐在車廂裏都覺得很冷，同時心裏又憂慮下了車後不能改用他種交通工具前進。但同車有人說，雪越大，明春豐收越大，麵粉立刻就跌價。所以聽到他說了之後，方知這原來是瑞雪，也就盼望多落點兒。

從洛陽出發的第二天到靈寶。雪已停止了，北風仍刮得很冷。車站上擠滿了候車的難民，裏面有一大批是從洛陽來的。在這樣的一個凍天，他們當車開時，是坐在車頂上冒風雪，車停了後，是在人家屋

簷下躺臥，過的都是露天生活，而有車廂可坐，客店可臥的我們，反要叫冷，真是太不應該了。

黃土區域，因為缺乏木材，所以有許多人民，就利用黃土的垂直劈開性，在丘阜間鑿成洞穴，即所謂窯洞，以營居處。我們在這裏就看到很多的窯洞。洛陽和以西一帶，在古時本都是很繁盛的地方。

「傾國傾城」的楊貴妃，據說就是生在靈寶西的閿鄉。至於這位「天生麗質」的她是不是在靈寶裏出世的，那卻無法考證了。靈寶產棗子豐富，有待售的紅棗滿街。

我們本想在靈寶換「關關車」——直到潼關的火車——到陝西的華陰。不過同行的人，因為風陵渡與潼關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敵人在那邊不時向兩岸發砲，如坐關關車，未免有點危險，所以決定就在關底鎮下火車，改坐架子車繞過潼關，到東泉店再趁火車。當晚就小客店住一宿，次晨乘架子車沿着潼關背面走；有山嶺五條，翻過時，車子是用牛慢慢拖着，過了山嶺，就沿城腳前進。走了四十里，到東泉店，我們當晚就上火車，天亮時到西安。聞名已久的華山，是在華陰，驪山和華清池是在臨潼，都在那晚所經過的範圍之內，我們只好當作已經夢遊了！

到了這座有雄麗城樓、寬闊道路和堂皇車站的古都西安，我們的行程便告一個大段落。同行的人多在這裏分手：有的是家在這裏，有的是有人早把車子接洽好，到後就逕往重慶去了，只剩下我們幾個，——周小姐，張小姐姊弟和我母子三人，——宛如失羣之羊，既要覓車，還得候滄匯款。

我們自己和一位熱心的舊友分頭奔走了三天，因為一行六人，行李又相當多，所以車子遂不易有辦法。雖則此時款子卻已匯來了。因寶雞那邊是個最主要的公路站，我們自己商議結果，就決定乘火車到寶雞去候車。從西安由鐵路西行，經咸陽岐山等處就到了寶雞。馬嵬在咸陽西，也是這段路線上的一個站，是楊貴妃埋香之所，美人黃土，不禁感慨系之。玉辮生詩：「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

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釐何由過馬嵬。」明皇貴為天子，竟不能庇護一個弱女子，宜其見譏詩人。又：「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亦語極親切。

不料到了寶雞，為接洽車子竟住了兩個星期，早知如此，又悔沒有在西安多住幾天，以便訪訪古蹟。在寶雞的親友替我們花了不少氣力奔走，終因正趕上舊曆年關，司機先生必得在他的外窩裏吃團圓飯後，方肯出發。我們只好在寶雞的旅舍中過了一個無聊的舊曆年。

最後我們聽到某銀行有兩輛卡車要開往成都，由朋友接洽成議：大人票價是每人一千六百五十元，小孩半票；行李要運費，我那大小八件行李是付了八千餘元。

六 從寶雞到成都

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的早晨，天尚沒有大亮，我們就離旅館，到某銀行門口候上車。裝好了行李後，主事者就叫大家上車。

不過人是上去了，問題還待解決。這一行是一共四十多個人，每輛都是坐二十二人。除了自己的同伴外，全是陌生面孔，彼此不相招呼，忙着爭佔地盤，伸張勢力，車子還沒有開，只聽到這個嚷，那個喊。不是「我的腿無法伸了」，就是「我擠得無處可讓了」。不是「當心我的熱水瓶」，就是「別踏破我的箱子」。總之，不問嚷什麼，喊什麼，都離不了這中心的「我」字，這才是十足的「自我主義」的表現。結果誰都得不到安適，正在無可奈何的當中，幸虧有位富於旅行經驗和熱心公益的鄭先生出來主持，就把問題輕輕解決了。他說：

「請大家別要吵！別要鬧！這次是有好幾天的路程，大家應有同舟共濟的精神，方可安然到成都。我想，舒服要大家一同舒服，遷就

要大家一同邊就。總要誰不叫誰佔便宜，誰不叫誰吃虧才好。」

大家聽了他這幾句話說得很有道理，就不約而同的說：我們公推鄭先生做總司令，來主持車子上的安排的辦法。鄭先生知道是義不容辭的，答應了之後，馬上發命令，叫大家起來，把座位和行李重新布置，經過了一番調整，大家坐了下來後，果然覺得好多了。可見公衆事情，只要有人肯領頭，大家肯合作，沒有辦不好的！以後各人在路上，不但沒有因為地盤問題發生爭執，而且彼此互相說笑，成爲好朋友了。

到了六點鐘，車循西南公路向南出發，渡渭水不久，便地勢漸高。這路線是踰終南山的褒斜谷而過。褒斜谷一名石牛道，在歷史上很是著名，以前凡遇危崖絕壑不易興築道路的部分，就植木柱於谷底或插木樑於崖間，上鋪木板以通行旅，有棧道，關道，連雲棧等名。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卽此。褒城縣志：「關道二千七十五間，統名曰連雲棧；」輿程記：「陝西棧道長四百二十里，自鳳縣東北草涼驛，爲入棧道之始，南至褒城之關山驛，路始平，爲出棧道之始。」所稱「長四百二十里」，當指全路線的長度言，不是當道路用的木頭架子一共有這樣長。

現在公路的運輸能力，當然比從前的「道路」要大得不知多少倍。惟因地形關係，公路在坡度大之處，是採用螺旋式，車子須盤旋上下，在旁山之處，往往一面是懸崖，一面是深淵，所以司機的本領如何高明，隨時有粉身碎骨的危險。沿途見山巒積雪皚皚，崗巒呈種種形狀，令人目不暇給。過廟臺子留侯廟，車未停，當晚宿褒城。

第二天，渡漢水不久又入山地，天忽下着濛濛細雨。本想起到廣元，無奈雨越下越大，泥深路滑，無法前進，到神宣驛便停下來了。這裏已經是四川省境，有一條街道，兩三家做敗不堪的客店。我們所

住的一家不知以前是什麼闊人房子。那古老大廳的門窗上所塗的漆，早已剝落，但雕刻卻很精細。房間陰森潮濕，沒有床榻，我們只好買了些乾草鋪地而臥。次晨倒是雨霽天晴，但路上還是很滑，司機不肯冒險開車，所以旅客只得又在稻草上再躺一晚。

到了第四天，我們又向南前進，中經廣元，劍閣，綿陽等處到了成都。在劍閣北望，見遠處有高峰森列，宛如一座大筆架，據稱是甘肅白馬關的七十二峯。廣元是位於嘉陵江畔，綿陽位於沱江畔。離開了綿陽，我們就離開丘陵，入於平原了。

到了成都，此身又重入繁華境界。我們一路經過的較大城市，皆是熙攘如平時。而成都更是一番昇平氣象。我們停留了一天，走馬看花似的，到幾條大街上略一巡禮，便和這座「天府之國」的第一大城告別了。

七 到了目的地

從成都出發，公路多在平原上穿行，所以很爲平坦；一直快要到重慶附近的青木關，方有點起伏。沿途葵花正黃，香風撲鼻；麥苗油然，青綠悅目。四川平原間，瀾望多爲田畝，有溝渠，樹林，農舍的點綴；丘陵間不但長有樹木或竹叢，且往往自由麓而上達翠微，也多耕種。——顯是個得天獨厚，物產豐盛的區域。車行一天半，以二月二十二日正午到了重慶。這就是幾年來，只在我腦海裏憧憬着，心底裏企慕着的那遙遠的祖國，抗建偉業的中心，大時代的陪都。

到達時，季與何，盧，張幾位至友，早已在車站相候。一年離別的積悵，兩個月征途的勞頓，都在這相見歡笑之際，消失盡了。

西約三十哩的海中，除了波戈斯洛夫火山島外，尚有格魯文格（Chiwink）火山島，皆自海中升起，一在一七九六年，一在一八八六年。在一九〇六年與一九〇七年，此二火山島間有二所火山錐前後自海中升起。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此二火山島，皆因發生一種爆炸性的爆發，幾全部被剷平。——譯者]

阿圖島位於美屬諸島嶼的西端，距堪察加的彼得帕洛夫斯克港（Petropavlovsk）只有五百哩。味圖·白令氏（Vitus Bering）自奉到了彼得大帝最後的命令，說：「探查堪察加和美洲間究竟有沒有什麼大陸或島嶼，因為世人對於這事是茫無所知的；」便和他的勇敢夥伴於一七四一年從這個堪察加的海港出發了。白令氏和他的許多船員，冒了生命的危險，卒將阿留申羣島和阿拉斯加的海岸線在地圖上列出。白令氏是丹麥人，生於日德蘭（Jutland）的賀爾森斯（Horsens）地方，歷事諸沙皇，這時已有六十歲了，還帶了兩艘小船，一名聖彼得號（St. Peter）一名聖保羅號（St. Paul），遠涉極危險的海面，竟以惡壞血疾死於從隊長羣島（Komandorsky Is.）中的某島的歸航中。白令氏這次的發現，是賦性堅忍，不憚艱辛的人們所成就的偉績之一，也就是舉世傳誦的探險史詩（Epics of Exploration）之一。隊長羣島一名，即用以紀念這位忠勇人物的。不過我們要曉得，阿圖島卻是一直到了次年（一七四二年），方為白令氏的俄國副官齊列科夫（Alexei Chirikov）所發現。齊氏於上年秋間回至彼得帕洛夫斯克；到了翌春，又出發去尋他這位失蹤的隊長。

阿留申羣島在今日戰略上的地位，是比在其他方面重要得多了。因為這個羣島至少握有美國，坎拿大，俄國和日本四國後門的鎖鑰，而中國，尤其為東三省，亦未嘗不可列於這個地域的鄰邦之一。這些鄰邦都是門對大洋，而屋後的公地，幾乎是同在白令海之冰天雪地的海岸。美國已故密執爾將軍（William Mitchell）說：「據有了阿拉斯加的國家，便可據有全世界。」日本人因為時常由附近的千島羣島乘私自捕魚的小船潛來阿留申羣島，故對於這個羣島所具的知

識，或者反比美國人來得充分些，優越些。日本人深知這個區域在戰略上的重要，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六月間，便派了軍隊在阿圖、吉斯加（Kiska）等島登陸了。這些島嶼，除了「大霧將軍」（General Fog）而外，別無防禦工程；可是這位大霧將軍卻為在羣島上作戰有決定性的要素。荷蘭港以西諸島的海港，以吉斯加海港的形勢最好。吉斯加島距日本千島羣島最北的棍筵島尚不足千哩，故在日本這個秘密根據地的轟炸範圍之內。吉斯加島是對西伯利亞的軍事最好的立腳點，自不用說。在吉斯加營有空軍根據地即足以控制阿拉斯加的三處新根據地：即荷蘭港，科地阿克（Kodiak）（在荷蘭港東六三〇哩），賴特加（Sitka）（在科地阿克南六三〇哩）的防務；而現從坎拿大的厄德蒙頓（Edmonton）加速興築以充阿拉斯加新供應線的大道（按：即阿坎大道 Alcan Highway 長逾一千哩，業於本年初完成。——譯者）之內陸終點范朋克斯（Fairbanks），亦是受這個島嶼的支配。有人稱謂這條路線是極北的「滇緬路」，也許形成俄國的，甚至中國的，一條極重要的生命線。

這大概是世人少有知道的，荷蘭港是位於美日間最短路線的中央，他在距離上，是距東京反比距珍珠港近五百多哩；可是在數年前，他只有小碼頭一處，石油池幾口，海軍無線電台一座而已。自一九四〇年以來，這恩那拉斯加灣所在的阿摩克那克（Amuknak）小島，已為美國軍專當局接收，並撥有鉅款經營，使他成為海空二軍在阿拉斯加的最重要根據地之一。恩那拉斯加灣畔崎有一座高二千呎的山岳，海岸警備船員叫作葩麗阿山（Ballyho）。恩那拉斯加的零落村舍間有一個牌子，說這個地方是和蘇格蘭的格拉斯哥（Glasgow）所處的緯度相同。可是阿拉斯加導遊錄以阿留申羣島的氣候，和蘇格蘭並無出入，卻未免有點委屈了蘇格蘭。因為荷蘭港在一年中有濕天多到二百五十天，其餘的日子除了十一天外，皆是多霧。大概因為我是在蘇格蘭的脫威德（Tweed）以北一個地方出世的，所以並不因為這樣，就望而卻步。大英博物院對於我替他採集植

物，既然表示歡迎，所以我就於一九三六年五月間，便負了這種的調查使命，向這羣島出發了。是年七月間，我經西華德(Beward)和科地阿克島而到了恩那拉斯加島，並擇定村中一座闕無一人的孤兒院充大本營。這孤兒院叫作哲茜莉家(Jessie Lee Home)，是美國婦女傳道會(Women's Home Mission)所設立的，意在使一百多個小土著能在這裏享受良好教育，現在他們搬到氣候較和暖的阿拉斯加本陸的西華德地方去了。阿留申羣島中有許多島嶼，皆是荒無人烟的。阿留特人種快要歸於滅絕了。恩那拉斯加還要算有土著最多的島嶼；在一九三六年，約有二百五十人。阿留特人是一種和伊士企摩人(Eskimos)多少相近的人民，而不屬於世界其他人類。當俄人最初發現了這些島嶼時，阿留特人約有二萬五千。後以疾病薦發，到了今日遂減到不滿一千了。十八十九兩世紀間，俄國貿易家以這羣島中產有名貴的臘腸獸裘，尤其為喀德鄰女皇(Empress Catherine)和她的宮廷女嬪所珍視的海獺裘，遂對於這不幸的土著誅求無厭，橫加虐待。後西伯利亞俄國官廳又將這俄屬美洲地方，改歸由沙皇授以大權的一種特權公司經營，禁止俄國私人在那裏自由貿易。但從一七七〇年直至一八六七年把阿留申羣島連同阿拉斯加售與美國為止(按：隊長羣島在阿圖島西北二五〇哩，在地理上和地質上，亦應視為阿留申羣島的一部分，因距西伯利亞過近，故俄政府遂未將其一併出售。——譯者)，這俄人統治的全部時期，實為一部斑斕血史，人獸同罹禍難史。在

後來的好多年中，島民在新主人統治下的處境，也沒有多大的改善。新主人在最初的時候，幾全然沒有把目光注射到他們身上去。一直等到本世紀初，美國方覺得她對於住在世界這部分地方的人民所應負的責任。現這些島嶼中的公民，已成了國家的守衛者，受有國民教育，和醫藥攝衛。當俄國貿易家到了這些島嶼之後，俄國傳教師也接踵而來。因此，基督教義便移植到世界這個角落裏來，使希臘正教，菱端十字架，蒜式鐘樓，以及華美的靈幃(Ikonostasis)，遂都在這有狂濤澎湃的彈丸地方出現。在恩那拉斯加，翁摩那克(Umnak)，阿特加

(Atka)，和阿圖四個還有居民的島上，仍有這類的聖殿(Sanctuary)可睹。那正位於國際日期線(the date line)以外的亞摩齊特加(Amchitka)小島上，亦有一座小禮拜堂，保存尚完好，雖則除了狐狸和私自捕魚的日本外，已經沒有借宿的了。

我因為要替大英博物院採集若干種亞洲植物，而這些植物又為阿留申羣島中的別的島嶼上所無，所以遂決意遠到極西的那座阿圖島上去旅行。但當我向恩那拉斯加出發時，就覺得事情有點尷尬。到了荷蘭港之後，我纔知道，除了趁海岸警備船濟瀾號(Coastguard Cutter Ohelan)外，是無法前去的，而濟瀾號於每年八月間因駛往阿圖島去視察，因為需時頗久，所以常不載旅客，尤其為女人。但我因曾力向華盛頓官廳請求，幸獲許可，故得充這一隊忠勇水兵中的一個臨時份子，即美國海岸警備船員之一。這艘很美麗的白色小汽船，於八月中旬的一個早晨，開出荷蘭港，全船人員為九十八人，加了一個我，共九十九人。濟瀾號向西遠征，在本年中已非第一次，在兩週前，就載過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郝爾德利加博士(Dr. Ales Hrdlicka)了。這位博士為了替斯密孫博物院(The Smithsonian Museum)在四山列島(Four Mountains)中的某島上發掘古代阿留特人的村址，便在一洞穴裏獲得了許多極有趣益的阿留特人的本乃伊。阿留特人和埃及人相同，是用香料保存屍體的；他們把屍體塗了香料之後，用草席或獸皮把屍體裹好，放在偏僻洞穴中的難覓的凹處。拿別的種族來比較，阿留特人的骸骨和頭骨是有其特異之處的。亞蘭，梅先生(Alan May)是郝博士的助手之一，他這次所得的一具頭骨，據稱是美洲所發現的頭骨中之最大的有正常發展的頭骨。在濟瀾號駛往阿圖島的前幾天，郝博士在荷蘭港的一所從事工作的小屋裏舉行茶話會，我也到會的一個。那天我簡直是坐在木乃伊上啜茗，自家尚不知道。因為這位科學家的桌子，是合一塊板和兩隻桶而成，而桶裏所裝的就是這些「參加盛典的骷髏」！郝博士把這次的非常收穫，裝了六十八隻鯖魚桶，在本港待運。本港在改為海軍根據地之前，原以鯖魚業發達

著名。一九一七年，有一位蘇格蘭人受聘來本港，把蘇格蘭醃鱈魚的法子傳授土著。因此，所有裝木乃伊的桶上，皆是標有「蘇格蘭醃法」(Scotch Cured)的字樣。後來謠傳這一批裝木乃伊的桶運到時，會因和真正裝鱈魚的桶放在一塊而混錯。如果真有此事，那末，美國在那一季裏嗜食鱈魚者所進的早餐中，一定是骨要比平時來得多呢！

濟瀾號的西巡，規定為三週，到了阿特加，阿摩齊特加，吉斯加，和阿圖等島皆要停泊，在有幾個島，是停泊不久，便匆匆啓碇；從吉斯加島的三天，減到阿圖島的數小時不等。吉斯加島因為港灣優越，便成了海軍「保留海岸」(reserved shore)，除了美國海軍的船隻外，外國人與一切的船隻，皆不得駛入的。阿圖島的停泊處名奇察戈夫(Ochichagof)，因為沒有陸地遮掩，所以風浪是險惡。我在阿圖島採集的標本，後卒運回英國，使贈給大英博物院約達千種的植物名單中，添加了很有趣味的幾種，有大家所欣羨的半打亞洲植物，就是來自阿圖島。船長因為船在阿圖島停泊不久，就要啓碇，所以惠然借給我一個船員幫同採集花草。一個植物學家的生活，在海岸警備船員看起來，無疑的是人世最平淡的生活。在一九三六年，海岸警備船員的主要職務，是探測阿圖島附近諸海的未記入海圖內的水深。某次晚上，濟瀾號的航海家用繩錐(fathometer)或回音器(echo sounder)把阿圖島或隊長羣島間的一座重要礁石記入海圖之內。這淺灘是在水面下四十七尋之處，但離開不遠，遠深達三四千尋。蓋阿留申海壕(Alentian Trough)是海中最深的坑之一。

我們在阿圖島上的時間是非常短促。那伴着我們來的一年中最好的天氣，當我們剛要靠這個島時，忽遽消逝，以致所乘的那艘船，遂無法停泊，在沿岸岩石外顛簸上下者，歷二天之久。到了第三天，即八月三十日星期六，風浪方漸平靜，我方到這個偏僻的島上略一遊覽。不料在短短的六年中，這個島的名字，竟成爲世界新聞的標題！阿圖島有居民三十七人，那位船員使我都和這樂天的，純良的

阿留特種族的子遺有一種認識。島上筋強力壯的土著首領賀典科夫(Mike Hodiakoff)是個膚色黝黑的明敏青年，穿了海岸警備兵所拋棄的上衣，海軍褲和航海鞋(sea boot)到海邊上來迎接我們，旋即披上了一件繡花的祭服，在小禮堂裏舉行祈禱，因為阿圖島是沒有長住的牧師的。有一所學堂，建築尙好，卻是沒有教員。那時島上只有十一個兒童；我聽到說，美國教育當局對於一個有了十二個學生的地方，纔遣派一位長住的教員去的。阿圖島上最有趣味的人物，當推這位首領的老姑母梅綺(Maggie Prokopoff)了。海岸警備船員叫她「貞石」(Rock of Ages)，因為年復一年，她的芳容總是沒有改變的。據說，她曾經嫁過一個俄國高級軍官；今在這個島上要推爲最優雅的舞女，最高明的織筐婦。(按：梅綺如在這羣島於一八六七年售與美國時的年齡爲十六歲，則至一九三六年本文著者來訪時，當爲八十五歲。——譯者。)

阿圖島的土著嗜菸若命。我因為忙於採集植物，等到工作完畢，下了山方去探問梅綺。秉格曼醫生(Dr. Bingham)是濟瀾號船上的人員，每年要到這裏來視察衛生事宜的，也是一羣登陸者當中的一個；我遂託他先把一宗香煙帶贈她。但當我和梅綺話別時，她向我討香煙，說乘醫生分送香煙時，不知怎的把她遺漏了。在開船之前，我就派人拿了好幾盒香煙送到岸上去。當日落時，阿圖島的山色，就從蔚藍變爲暗淡，我正靠在船邊欄杆上注視着；回頭看見秉醫生站在旁邊，我就問他：「我託你送給梅綺的香煙，你都送給那個了？」他回答說：「什麼，當然已經送給她了，你不是叫我送給她？」

狡猾的貞石！外貌看來倒很老實！可是像她這樣一個人物，在這種戰爭的世界裏，總是不能不少的。傳聞她後來又在恩那斯加重溫她的酒肉，電影院，跳舞廳等的舊夢了。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間，日本人的佔據阿圖島，就同毒蛇進了伊田樂園(Itoan)。這些可憐人們的命運是怎樣，歷史還沒有對我們說起。

在回到荷蘭港的途中，我們在吉斯加那有陸地環抱的港中停留了

三次。濟瀾號船在那裏拆換羅盤，船員作「遇險離船」(abandon ship)的練習，而女賓(這是船員放在餐桌上用以規定座位的一張卡片上，對於我的名字之客氣寫法)則在這座小島的不毛火山頂上從事探查。吉斯加是個長約三十五哩，闊約六七哩，而又崎嶇荒涼的小島，在一九三六年時，除狐狸和海鷹外，別無居民，詎知現在竟與阿圖島大露其頭角。我當日會爬到高山頂上俯瞰那停泊在港內的濟瀾號船，就像水面上浮着一片小樹葉。想不到沒有多久，美國潛水艇竟在那波平浪靜的港內，把兩艘日本驅逐艦擊沉，又使另一艘日本驅逐艦燃燒甚

烈。從前有跟着俄國貿易家剛到「國際日期線」近旁的各灰色小島上來傳教的一位糊塗傳教師，他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宣稱準備星期日講道；到了第二天，人家告訴他這是星期一，他就驚慌得不知所措。一九四二年美國獨立節的那一天，吉斯加島上日本人竟遭到了美國水兵的這樣嚴重的打擊，我想他們的狼狽情形，當不亞於那位糊塗傳教師。

本文原名 Aleutian Islands, 載英國 Contemporary Review, Sep. 1942.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論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

許傑

——並請教陳望道先生——

陳望道先生的論文法現象和社會關係(刊東方雜誌復刊號)，大體都是批評我的中國文法革新泛論(載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出版文理月刊第四五期合刊)那篇短文的。在大體上，陳先生也同意我的主張，祇不過說我的主張「未免近乎誇張」而已。我對於陳先生的意思，自然也很贊同，但所謂近乎誇張一點，卻也不能不有一個解釋。

文法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語文現象；文法學的研究，是要從語文現象中，抽繹出人類所用以發表思想交換思想的語文表現方法，再從語文表現方法中，歸納出語文表現規律來。所以，語文表現規律的探求，就是文法研究的任務。不過，一切的語文現象，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他必定要通過他的社會契約關係，而後才能成立。而且，這一種社會契約關係，當他成立以後，便要成爲社會制約關係的。所以，一切的語文表現方法與語文表現規律都是建築在社會契約關係甚至社會制約關係上面的。

因此，文法研究的工作，收集並且記述一切的語文現象，和抽繹

並且歸納一切語文表現方法和表現規律，固然是第一步的必要的工

作，而說明一切的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以及他與社會契約關係和社會制約關係的關係，卻是一件更加重要的工作。

現代的一切學術研究的發展的動向，都是先從記述的階段走向說

明的階段的，對於文法研究，特別是提到國文法革新，主張建立中國

文法新體系的學者們，似乎不應該忘記了這一步工作。

固然，企圖用社會契約關係來說明語文現象，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現在還是「新採」「初採」一類的工作，還未能和文法學一樣有歷史；但如果認爲這一種理論尚不無理由，而且有一部份語文現象，的確可以用社會契約關係來說明，那末，我們祇好認定他的歷史太短促，過去的勞績太缺乏，須得我們加緊的努力，與加深的探求；卻不可以因爲他的歷史太短促，勞績太差，便說是不應該努力或

不值得努力的。

而且企圖用社會關係來說明文法現象的工作，固然還未能和文法學一樣有歷史；但文法學本身的歷史也不能說是過於長久。比方說吧，一直到了現在，我們中國，便沒有一部中國文法史，也沒有一部中國文法學史。如果在現在，我們有一部完整的文法史，那末，我想，我們現在所要致力的工作便覺輕便得多了。譬如繫詞「是」字的用法（見王力中國文法學初探附錄），助詞「之乎者也」的出現（見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雖然祇是幾個字或幾個詞的問題，但經過學者一加考究，一加說明，而他的社會關係以及和人類文化發展各階段的關係，卻也不能不使人明確的信任着，而加洋加番加胡等語彙，則不過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望道先生說：「五四以來男女的差別比以前少得多了，而文法的現象卻就在那時出現了他她有別的習慣。」這話初初看來，倒頗像一個反面的證據，但在事實上，又何嘗不是因為女權的抬頭，以及受了外國語文的影響的緣故。這事情離現在不久，我們還能回想得到。如果我的記憶不差，這提出「他」「她」「牠」的規定的，恐怕還是正當望道先生主持民國日報覺悟欄的筆政的時候呢，而且，望道先生的大著「文章作法」的後面，還有這一個附錄的吧！至於說到「身稱代語固然都已單複叢然，不相混淆，而名語卻至今還在「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單複無別的境界」的問題，我以為這也不能算是語文現象與社會關係的隔絕的證明。有一次，方光齋先生曾和我談起「們」字的升格問題。他說：「太太『們』，老爺『們』，如今已不成問題的了；小雞『們』，菊花『們』，也已經有人在試用着，而且我也看到過了；到了將來，恐怕石頭『們』，也要出來的吧！」光齋先生的這些話，一半可以說是玩笑，但一半卻也很是認真。我們曉得，這一個「們」字，說文裏面是沒有的；集韻裏面雖有「們」字，但是讀作去聲，且不作表身稱多數意義解。而如今我們所用的「們」字，在元曲裏出現的時候，還祇是依音借字寫作「每」字，作「我每」「你每」的。直到近代，這「們」字的用法與意義才被確定起來。從今以後，又安知「石頭們，戰馬們」的用法，不會出

現呢？總之，語文現象在不斷的演變，語彙也在不斷的生成，那是毫無問題的。而這種演變及生成，當然也不會無因的吧！如果到那個時候，我們用集團意識的抬頭以及因近代人類思想軌範的漸趨周密，而影響到單複數的明確的區別等話去說明，想也不能算是勉強吧！

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語彙方面的事。望道先生也說：「大抵最能說明的是語彙，語彙最能顯出各異的要求和關心，最能反映各異的意識和習慣，一有新智識，新事物發生，便能立時顯出變動。」這的確是不錯的話。但望道先生接着卻說：「所謂可以做人類發展上一切創造和進化的一切階段的證據，大體是語彙方面的事，也是屬於語彙的，不是關乎文法的。」這卻未免使人懷疑。根據望道先生的意思，好像語彙是一回事，而文法又是一回事，語彙與文法，好像是兩不相涉似的。但是，文法研究的領域，原來就包括着「句論」和「詞論」兩部份。這一次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固然也曾主張廢棄從詞到句，採取從句到詞的研究，但對於語彙的研究的工作，卻不曾被人否定過。所謂「句本位的研究法」，所謂「詞序決定詞性」，都是沒有放棄了語彙的研究的。最近，我在「讀書通訊」上看見望道先生的「文法的研究」一文，知道望道先生對於文法研究，又有新的見解，第一，他給文法下了一個新的定義，說「文法就是組織字語為辭白的規律」，說「文法的研究就是辭白的組織的研究，也就是字語如何參加組織的研究。」第二，他把字語分析為聲音、形體、意義和功能四種因素，而後承認「功能是語參加一定配置的能力，組織是由功能決定的語和語的配置；組織要受功能限制，功能要受組織限制；」頗思以「功能中心說」獨樹一見。這些見解雖然也有些近於「表現的科學」，和「詞序決定詞性」的說法相似，但卻也是清新可喜的。

「組織要受功能的限制，功能要受組織才顯現，」這是很有意義的，對詞和句的有機的關係的最好的說明。以前所謂白話文的一字傳神的「吃不了」、「吃不得」、「吃不到」、「吃不着」、「吃不夠」、「吃不慣」、「吃不來」、「吃不完」、「吃不起」等例

子，如果用機械的圖解的形式去說明，便不容易得到滿意的結論。但如果從組織與功能的有機的關係上去看，便覺得很有意思了。又如「人是理性的動物」一句，如果僅從機械的圖解入手，那末「人」是主詞，「是」是繫詞，「動物」是補詞，而「理性的」卻祇是附加詞。而附加詞不是句組的必要成分，是可有可無的，所以，這一句組的必要的骨幹，便成爲「人是動物」。而「人是動物」一句，則非但在邏輯上不夠嚴密，而在意義上也有些近於玩笑了。

望道先生也說，一有新知識，新事物發生，文法也能顯出各異的習慣和意識的水準的變動，但變動較難，對於社會的關係也不及語彙對於社會的關係簡捷分明；這自然是非常確切非常誠懇的說話。但這也祇是說文法現象，特別是語文表現方法和語文表現規律的變動，不及語彙的變動，和社會的關係顯得更形密切而已！而在骨子裏，卻還是不能否認文法現象和社會關係的關係的。

現代的語文，可以說不能截然的和過去的文言文分開的。例如：如下所引的這樣的文句，我們能夠在隨便那一本文言文的書上看到嗎？

「爲理想而奮鬥，理想的奮鬥——是使人類愈加分明自覺到自己的責任的，必不可缺的內在的鬭爭。反之，我們能夠想像到人們的每個步驟中，看見那和人的本能，很顯然地充分的發展着：他們講忍耐，他們不得罪任何人，他們從來不對什麼事負責任，反而想去安慰任何人，要對任何人說必須節欲知足，並且大約還要這樣說的吧，——大家相愛呀，云云，然而，究極來說，這是在尋求那死滅的，引導人類種族的力逐漸趨向追求死滅的，安適的，最孱弱的利己主義者。」

「社會的本能在未熟的理性審判前往往像煞是非理性的：『虛榮罷了』，理性說：『死了還講什麼光榮呢？死了不是什麼都完了？』理性而且還會附加道：『吃罷，喝罷，作樂罷，』但到了厭倦了這些的時候，理性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於是人類就爲

本身的生活飽滿所吃驚。」（抄引齊明譯實證美學之基礎三十六、七頁）

在這兩段文章中，非但「像煞是」，「所吃驚」等新語彙剛從口語中提煉出來的，就像「爲理想而奮鬥，理想的奮鬥」這一種語組，可也不是中國過去的文法現象上所曾經見過的。至於「並且」，「大約」，「還要」，「這樣」，「說」的「罷」，從語彙上說，可並無一個是新奇的，但如今把他們連在一處，我們便覺得這種句法新奇，婉轉，在文言文中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同類的例子來。再說到全句的句組，這樣細密這樣曲折的句組，這樣爲以前所無的語文現象，除了外來的語文形式的影響，外來思想的影響，以及近代中國人的思想體系更趨嚴密等理由以外，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呢？

所以，用社會關係來解釋文法現象，應該不僅局限於語彙，就是句組，也是未能例外的。如今我們還感覺到文法的變異不及語彙的變異能夠更顯明的顯出和社會的關係來，那就祇能怪我們的工作還逗留在「初探」或「新探」的階段裏的緣故。

我以前在「泛論」當中說的「研究語文現象與語文法則的文法學，如果離開了社會關係，如果不從社會制約關係出發，結果是會徒勞無功的」的說話，現在心願接受望道先生的意見，認承有點近乎誇張；但我自己承認近乎誇張的例證，卻與望道先生所指出者不同。我如今的修正正是文法研究的記述的階段的勞作，如果當作說明的階段的橋梁論，是並不徒勞的；但如果不肯把眼光移進一步，企圖從社會關係去說明文法現象，而卻始終逗留在記述的階段裏，卻仍舊是徒勞的。這一點意思，未知望道先生以爲對否？

末了，望道先生對我所指出的因誇張而失實的小小的實例，我得到有個聲辯。我說：「中國文法革新的氣運，一面是由於抗戰文藝展開以後文藝上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對於語文現象特別加以注意與研究所形成的。至於動詞與形容詞的分別的討論，倒不過是這氣運展開的契機而已。」望道先生說：「寫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者是我，我記得

寫的時候，並沒有看見誰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以時間論，民族形式的討論是遠在我們開始討論文法革新之後。」對於這一個事實，我心願提供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的實例做參考。五四的發生，是在民國八年，但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卻是在民六發表的。此其一。二、我們現在講白話運動史，講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大家都在五四時代前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找根據，假定沒有這一種社會的適當的土壤，胡陳他們縱然是天人，也不能創造這一有歷史意義的

論 觸 景 生 情

文學作品離不開時代性，離不開地域色彩，更離不開季節天時的自然變化。

一般說來，文人是多愁善感，寒來暑往，影響他的心情；朝雲落日，啓發他的幻想。我不是說凡屬佳作全是吟風弄月，不過春宵秋夕，的確能夠勾引文思。

任何一種作品，全不能消滅季節的分野，小說，戲劇，散文，詩詞歌賦都是如此。春日懷人，不期而然地寫出「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韋應物「寄李儋元錫」）。秋日送別，自能低徊往事地高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李頎「送魏萬之京」）。

寫小說更不能忽略時間的因素，林黛玉在春天寫成「葬花詞」，在秋天寫成「秋雨詞」；賈探春在秋天結成「海棠社」，王鳳姐在冬天吟出「一夜北風緊」。「西廂記」「長亭送別」，開始使用「碧雲天，花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一曲「端正好」點破了秋深天氣。「牡丹亭」「遊園」的名句：「原

劃時代的運動的。所以，我在「泛論」上，開始就說到氣運，而卻把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的討論，當作一個「契機」。望道先生寫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時，固然還沒有誰提出民族形式的要求，但大眾語文學的提創，當更在前一些吧？作興，望道先生寫那篇文章時，心理上早就在有意無意間受了一種感召，也是說不一定。更何況民族形式的提出在中國語文演進的路上是緊接着大眾語文學大眾化文學的提倡的呢？

許君遠

來是姍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則又活活畫出陽春烟景，讓每個人為之心醉神怡。

人的感情往往隨着時節的變化而發生着波動，「女子懷春，男子悲秋，」都在說明着感情流露的痕跡。的確，經過嚴冬苦寒，枯寂生涯，目觀草木萌動，萬卉爭榮，誰的精神也會為之一爽，志氣為之勃發。待到秋風颯颯，黃葉飄零，一股淒涼蕭瑟之念，悠然侵上心頭，使你發生歲月悠悠好景不常之感。在豆棚瓜架下，你不會搗成一篇「爐邊閒話」；在白雪壓廬，你很難想像暑天西瓜的飄口。這並不是說冬天不能發生夏天的感覺，而是說紀實篇章絕對離不開寒燠的背景。沒有「殘照西風」，王漁洋寫不出「秋柳」名作；沒有「爽氣西山」，黃仲則想不到「九月衣裳」。節序喚起你的回憶，陰晴刺激你的情緒，花月惹你留戀，晨昏導引你的動止。

但是一般描寫春秋的作品，很夠得上汗牛充棟，描寫冬夏的作品，則相形而見絀。像「仲夏衣之夢」（莎士比亞）那樣烟雲浩渺，像「答蘇武書」（李陵）那樣朔風凜冽的胡地風光，畢竟不能多見。

這正可以看出文人感情的脈路，春花秋月委實足以把蘊含五內的遐思激盪出來。

季節的刻畫都免不掉借助於動植物的象徵，而這些象徵獨以春秋為最夥，夏為最少。檢點詩詞，點綴春天的動物是鶯，燕，杜鵑和蜂蝶；植物是杏，柳，櫻桃，薔薇，梅子，茶蘼，飛絮和榆莢。陪襯秋天的是桂，菊，海棠，梧桐，楓葉，蘆花，茱萸，和蛩蟹鴻雁。雕繪冬天的是一「淡香疏影」，渲染夏天的是「菡萏浮水」。秋千最適於三春，而詞曲中的秋千真是最能動人心弦的點綴。爲了註釋本文，我且把關於有這類描寫的長短句試舉幾首：

花褪殘紅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蝶戀花」

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樽前。

——歐陽修「浣溪沙」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台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歐陽修「蝶戀花」

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瘳花銘。樓前綠暗分携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鶯。

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秋千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衣苔生。

——吳文英「風入秋」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

見有人來，鬢剗金釵溜。和着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餵。

——李清照「點絳脣」

像這種適合節令的遊戲（或其他），當然不只秋千，飛紙鳶，踢毬子，都是屬於春天的範圍。有些儘管失卻了它的時代性，然而還保持着的一種傳統的象徵影響，如秋千便有走到沒落路上的傾向，不過提到這兩個字，你就會想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的笑語生喧，深閨暇日的熱鬧。這是一種逼近妝閣的設備，貴家園亭，絕非執袴子弟所能涉足一窺，越是神祕，越能引動詩人的深思：「黃蜂頻撲秋千索，只爲纖手香凝；」這是詩人的想入非非，恨不得變作一個小動物，一親芳澤。「牆裏秋千牆外道」，說來原也平常，但是惹得東坡先生熱情迸發了。

觸景生情是寫作的基本道理。既然觸景生情，那就不是單純的「天桃穠李」，或者單純的「落絮飄紅」，景中要有情，情中要有物，情與物融和凝結，然後才不是一篇死東西，不是一篇了無生氣的攝影。我這裏再試以散文爲例，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描寫春天到來以後的康橋風光，儘管他所列舉的都是平凡的鄉村野色，平凡的事物中卻掩映着濃厚的感情，最後還以「我只想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結尾，畫龍點睛，無限烟波浩渺。這篇文章雖然不是寫在康橋，但是在春天來了的時候，誰也會想到過去的優悠快意生活，從這裏你可以悟出「觸景生情」的道理。

我常拿「徐霞客遊記」和「甲行日注」作比較，同是遊記，前者總不及後者生動，原因是徐霞客只顧及山水之本身，而那位「孤臣孽子」卻把鬱憤寄託在松濤月色，遂使山靈生輝。譬如「山抹微雲，寒黏衰草，」原是死物，但是一經加上「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便宛然如見炊烟，如聞人聲。至於「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和「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已經不是單寫春光，而是寫透春情，是把「春」人格化（Personified）

了。

風花雪月為戰時文藝所擯棄，儘管如此，這些都是詩人思想的源泉，而為任何作品所不能缺少的點綴。一間竹木茅舍儘能表現它的樸實素雅，塗上一些油飾，也許更能煥發它的光彩。自然風物在文學裏的價值便是等於油飾，最時下的作品如史坦培克的「月落」，還離不開雪夜烏啼月落的景色，自此以上當然不用說了。莎洛特·布朗提(Charlotte Brontë)沒有一本作品不在充分利用月光，格雷高里夫人(Lady Gregory)的「月亮上昇」全部在優美的月下演出，而月更成為話劇舞台上的最容易運用的配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宛然是一個設計完整的舞台場面，而「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更寫盡了良辰美景。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極幻想之能事，「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針上拂還來，」成為千秋詠月的絕響。新月同殘月尤為詩人所崇愛，馮延巳的「黃昏獨倚朱欄，西南新月眉彎，」韋莊的「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都是好句。王百穀給馬湘蘭小簡，以「殘月在馬首，知君尚未離巫峽也」開始，冷信可愛，不愧才子之筆。

風聲最適用於話劇舞台，在中國文學裏常把她當作性格溫柔的「十八姨」，至多也不過向着百花肆虐。花同雪當然也能給文人濃厚的「烟士披里純」，不過不及雨的清幽有致。「清明時節雨紛紛，路

黃 仲 則 評 傳

先生繼李為長句 太史憐才亦浣花
九百年來香台子 長公去後世君家

——徐廷華題兩當軒集——

上行人欲斷魂」是春雨；「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是雨；經大觀園詩人所評騭過的「留得殘荷聽雨聲」是秋雨。誰不愛宿雨初收的陽春烟景？而「雨打梨花深閉門」，的確是不可想像的清幽雅麗的境界。「長恨歌」的「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成為一般關於唐皇傳奇的發源，「梧桐雨」中的一段「三煞」，便寫盡了淒涼雨色。原文是：

潤溼溼楊柳雨，淒淒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溼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溼闌干，梨花雨玉容寂寞，荷花雨翠蓋翻翻，荳蔻雨綠葉蕭條。都不似不驚魂夢飯，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灑風飄？

借雨寫胸中愁苦，同賀方回的「一川芳草，滿城飛絮，梅子黃時雨」如出一轍了。

總之，季節天時的變化，自然景色的興發，全能夠激盪詩人的胸懷，寫成觸景生情的篇章。然而也唯有詩人能夠如此，一個掃風沐雨的牧童，絕不能瞭解領略春秋佳景，因而王伯穀「觀道旁雨中花，彷彿湘娥面上啼淚耳」之句，實在蘊含著詩人的深情，也正是詩人的得天獨厚處。黃蘗洲說道：「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於不散。」而任何一種作品，都應該洋溢着這種「清氣」，有清氣才會有「品」，有「格」，有超脫的「意境」。三十二年八月，陪都。

丁 蘊 琴

一 前言

古今之天才詩人，多有其獨特之作風，超然之氣韻，非他人所可

仿效而至者。若靈均、子建、太白、少陵、東坡、放翁、以及近代之陳啟原、易順鼎等，均爲雄奇俊雅，卓爾不羣之作家，其思致高遠，情感充沛，而文彩爛然，凡所寫作，皆飽含清靈之氣，吐露自然之音，縱橫排募，不主故常，如妙手張樂，音外有音，如名將用兵，法外有法，豈學步邯鄲，從事獵祭者所可企及耶！李空同之學少陵，雖聲口畢肖，終不免嬰兒學語之譏，正以有意摹擬，失其本真也。

仲則以詩鳴於乾隆中葉，其時同里如趙雲松、孫淵如、洪稚存諸子，爭長壇坫，各樹一幟，稚存尤雄杰冠一時，然對仲則作品，咸爲心折。蓋仲則天分絕高，意氣豪宕，復繼之考據之學，豔之以藻繪之華，咳唾珠玉，不肯以一語落第二乘，固非尋常以詩稱者所能及也。包世臣謂：仲則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備致傾倒。

一 生平簡述

黃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自號鹿菲子，江蘇武進人，系出宋秘書丞庭堅，於乾隆十四年己巳生於高淳，故小名高生。少孤，事母孝，風儀俊美，立儔人中望之如鶴。爲人儼儼有奇氣，試童子，輒冠其曹，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常州府知府潘恂、武進縣知事王祖肅尤稱賞之。仲則賀新涼詞序云：「甲申歲，潘我溪先生試童子，拔予第一。」嘗與同里洪亮吉共相研討漢魏樂府，日作數篇，逾月，仲則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齊濤主講常州龍城書院，仲則從之遊，學益大進。齊濤勸學詩序云：「黃生漢鏞，行年十九，籍甚疊宮，願步軒昂，姿神秀迥，實廊廟之瑚璉，庭階之芝蘭者焉。」仲則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適值潘恂、王祖肅遷官杭歛，遂歷訪之。是時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詩益奇肆。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遇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見者以爲異人。朱筠督學安徽時，延仲則與亮吉於其幕中，會上巳，集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皆一時名彥，仲則年最少，頃刻成數百言，徧視

坐客，咸輟筆。仲則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居半歲，與同事不合，逕出使院，買舟他去，追之不及，其標格如此。嗣遊京師，名公卿爭與納交，持金購詩文者踵相接。與亮吉先後入秦，畢秋帆奇其才，厚資之。乾隆東巡，召試二等，充武英殿校錄，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抱病出都，將復遊西安，至州卒，年僅三十有五。亮吉在秦聞仲則喪，即日就道，歸櫬於其家，老母弱子，時存恤之，其挽聯云：「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惟我託。炎天走千里，素車白馬伴君歸。」可謂生死不負者矣。

二 詩詞作品與刻本

仲則詩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境，自漢魏樂府，下逮唐宋，咸能採擷精英，自成杼軸，而七古神奇變化，獨近奇蓮。孫淵如詩評曰：「仲則圍虎行爲七古絕技，似張虎威實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洪北江詩話曰：「黃二尹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經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容酸辛之況矣。」吳蘭雪石溪舫詩話曰：「……吾嘗論海內詩人，能從古人出而不爲古人所圍者，藏園而外，必推仲則第一。」吳觀人與劉松嵐書曰：「所刊黃仲則詩，已得寓目，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竒之思，激哀於林樾，雄宕之氣，鼓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袁隨園最稱其前後觀潮之作，郭祥伯最愛其茫茫來目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之句。又畢秋帆初不識仲則，見都門秋思詩，謂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好事惜才，亦佳話也。

仲則詩傳於世者，祇一千數百餘首，予嘗仿東坡詩分類之例，就兩當軒全集中所載之詩，析爲遊覽、宴集、題句、酬贈、感懷、綺語、傷悼等類，茲各舉數首，以見一斑。（按仲則嘗取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之語名軒，故其詩詞刻本，多題爲兩當軒集。）

江上曉發

木蓮花發卸紅衣，夾岸秋江碧四圍。帆色正迎鴻雁至，客程常背鷓鴣飛。袖招獵獵江風滿，鬢惹濛濛水霧霏。多少閒情獨凝眺，凌波羅襪想依稀。

合肥城樓

箏笛聲消極浦間，逍遙津水尚灣環；英雄浪捲都無跡，城郭珠沈竟不還。生惜文鴛名似錦，舊傾韋虎望如山。登樓此日容清嘯，詞客淮南鬢已斑。

十六夜宴太平座即呈同座諸子

清江月出管絃愁，刺史華筵最上頭。一串歌珠圓可拾，幾堆香霧漫難收。天涯我輩同歡笑，明日浮雲有去留。誰向此時彈別曲，一聲河滿淚先流。

十八夜復宴

溼翠千嵐拍座浮，座中楚舞雜吳謳，非無山鳥驚歌板，不用花枝當酒籌。晚色遠沈牛渚月，江聲冷送秣陵秋。休悲飲罷無歸處，身世猶餘一葉舟。

題潘寄湖照

荻花疏雨柳絲風，白板船掀箬葉篷。活國活人雙袖手，暫題詩在水雲中。

題曉山上人畫幅

夙昔烟霞意最親，披圖忽忽感前塵。雲林如此真幽絕，可有讀書長嘯人。

呈袁簡齋太史（四首錄一）

一代才豪仰大賢，天公位置卻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暫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由來名士如名將，誰似汾陽福命全。

都門秋思（四首錄一）

四年書劍滯燕京，更值秋來百感並。臺上何上延郭隗，市中無處訪荆卿。雲浮萬里傷心色，風送千秋變徵聲。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騶卒

話生平。

夜坐述懷呈思復

密篠崇蘭露氣昏，草堂促膝倒深樽。燈前各掩思親淚，地下偏多知己恩。似水才名難潦濁，投閒芳序易消魂。滄洲散髮他年事，遲爾清江白石村。

綺懷

中表檀奴識面初，第三橋畔記新居。流黃看織迴腸錦，飛白教臨弱腕書。漫託私心緘荳蔻，慣傳隱語笑蕖芙。錦江直在青天上，盼斷流頭尺鯉魚。小極居然百媚生，懶拋金葉罷調箏。心疑棘刺鍼穿就，淚似桃花醋釀成。會面生疏稀笑靨，別筵珍重贈歌聲。沈郎莫歎腰圍減，忍見青娥絕塞行。

聞稚存丁母憂

故人新廢蓼莪篇，我亦臨風尺涕懸；同作浪遊因母養，今知難得是親年。絳帷昨侍文宣講，大被曾隨宗少眠。自視生平愧猶子，東粵難致路三千。

晚李南禪

去年隨計上皇都，四十功名半刺初，經術共知推次仲，文章誰薦似相如。壁間墨褪初來札，篋裏塵封未竟書。貧累一官拋歲月，名山回首重欷歔。

仲則詞精心結撰，出入辛柳間，新警一如其詩，其至處，古大家殆罕其匹。吳蘭修謂：『仲則詞激楚如猿啼鶴唳，秋氣抑何深也。』兩當軒全集共錄詞二百十餘闕，今選錄數闕於後：

浪淘沙（懷閔季心）

交識滿浮生，健者惟卿。憶從相識在燕城，一揖四筵皆失色，氣是幽并。荷戟靖邊庭，歸去呼鷹，生憎脆管與繁箏，箭叫一聲雕落地，笑絕冠纓。

菩薩蠻

分明有蝶孤飛去，轉過庭梢無覓處。悄步向花前，掃花人正眠。獨
立成惆悵，更上湖樓望。湖上雨以來，看花人盡回。

采桑子（九日題江洲海天寺）

客愁底事勝回九，九派潯陽，九日重陽，九疊匡廬對舉觸。前人幾
輩消沈去，老子樓荒，老嫗亭荒，且對江天醉一場。

雨鄉子（秋夜寄懷維衍）

生怕數秋更，況復秋聲徹夜驚。第一雁聲聽不得，纔聽，又是秋蛩第
一聲。淒斷夢回程，冷雨愁花伴小庭；遙想故人千里外，關情，一
樣疏窗一樣燈。

以上所舉，祇一鱗半爪，此外佳什甚多，因限於篇幅，不克備錄。

仲則之詩，初由畢秋帆選入吳曾英才集，詞由王蘭泉選入詞綜，
厥後諸家廣之為專集，其刻本計有下列多種：

一、吳曾英才集選本，乾隆五十年間畢沅刻。

二、悔存詩鈔八卷，翁方綱選，嘉慶元年劉大觀刻。

三、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嘉慶四年趙希璜選刻，
二十二年鄭炳文修。

四、湖海詩傳，國朝詞綜選本，嘉慶八年王昶刻。

五、三家詞選，袁通刻。

六、兩當軒詩集十六卷，道光四年吳修刻，未竟，十五年蔣光煦
是成之。

七、兩當軒詩鈔十四卷，竹眠詞二卷，道光十三年許玉彬等刻，
詩依趙本校刊，詞為楊荔裳選本。

八、坊本兩當軒詩鈔，悔存詞鈔，依趙本翻刻。

九、兩當軒全集，咸豐八年其孫志述參校諸家刻本重刻。

上述諸種，以家刻本兩當軒全集最為詳贍，計古近體詩十六卷，補遺
二卷，詩餘三卷，遺文一卷，考異二卷。書末附錄各詩詞集序跋，以

及年譜、墓誌銘等。

四 其他文藝作品

仲則於詩詞外，並擅駢體文，撰有浮湘渡淮兩賦，湖海詩傳小序
稱：「仲則年未弱冠，所撰小賦新詩，已有烟月揚州之譽。」黃縣丞
狀云：「……過湘潭，酌酒招魂弔屈原、賈誼，作浮湘賦以寄意，悲
慨傷懷。」惟文彙已佚，世不之見，全集中僅載其賦目；此外尚有送
余伯扶之太原序及吳竹橋集等文，均通篇四六，送余序對於其沿途
所經各地之險要，有精到之敘述：「……爾其路出中山，燕陲已盡，
地過石邑，趙境全開。由獲鹿以登山，自井陘而入險，土門一線，當
年之赤幟烟消；綠道千重，何處之綠蛾羽化。廟指媧皇，是鍊石補天
之處；祠經妒女，莫鮮衣炫服而過。大都娘子關南，峯皆似劍；將軍
壘畔，石盡成兵。……至於題吳竹橋集，雖篇幅甚短，然句句佳
妙，文云：『精思乙乙，妙理庚庚，方絢爛于赤城，霞應萬丈；倚蕭
森於太華，雪是千年。何人解此，有承蓋之小山；使我讀之，若揚帆
於大海。』於此可見其駢文之典麗。又工翰墨，書法在東坡山谷間，
分隸古雅有致；復精於繪事，作品有蒲團看劍圖、江上愁心圖、揖樵
圖，惜均不傳（見年譜）；兼長鑿古，以其餘技，旁通篆刻，文秀中
含蒼勁，間仿翻沙法，製銅印直逼漢人氣韻，著有西齋印稿若干卷
（見鹿菲子小傳）。

夫以仲則之才學，終其身不克展其抱負，困苦抑鬱，客死安邑，
官不過縣佐，年未及四十，世人每以此哀之。雖然，仲則詩名籍甚，
久而彌彰，迄今讀其詩者，猶思慕其人，以視世之遭際隆盛，席豐履
厚，而身後闕然無聞，隨草木以俱腐，甚或包藏禍心，甘為國賊，致
為同輩所不齒，後世所唾罵者，其高下得失為何如也！